

新中華

七月革新号



第 二 卷
第 一 期

友 友 圖 書 公 司 出 版

歐美文壇往何處去？大戰以後的文學發生了些什麼變動

一切歐美文壇之當面的諸問題，
在這裏可獲得精確明晰的回答。

今日歐美小說之動向

趙家璧譯

全書三十冊
米色硬面
每冊大洋
十本裝洋
萬餘紙書
二百二十
餘頁
字印
訂角

研究新文學的人，都願意知道一些在先進的國家裏，在文學中作爲最重要部分的小說，在近幾年來，尤其是大戰以後，發生了些什麼變動？那一部作品曾經打動過人心？那一種流派正在風行？小說和政治發生了些什麼關係？技巧上有沒有新的發展？將來的趨勢又將往何處去？這部書便包含所有重要國家裏小說寫作的動向。原著的人，都是各國文壇巨子，如英國篇作者華爾波爾 Hush Walpole 是目前英國小說界中大柱，蘇聯篇作者是曾經寫過兩部俄國文學史的密爾斯基 D. S. Mirsky，意大利篇作者是得一九三四年諾貝爾文學獎金的辟萊德婁 Pirandello。末後附了一篇講意大利法西斯蒂文學的，長二萬餘字，關心文學和政治的人，不可不讀。

何種流派正在風行？

新小說



新小說

三卷革新号

創·作·小·說

夏夜一点鐘

(馬國亮插畫) 茅盾(四)

一人班 (沈西插畫)

靳以(九)

晉 謁 (陳元之插畫)

萬迪鶴(三〇)

老提摩太之死 (巴人插畫)

吳件雲(二〇)

野 祭 (楚人弓插畫)

姚雪垠(三七)

幸運兒 (李旭丹插畫)

鄭伯奇(四四)

半年

(明兒插畫) 葉聖陶(十二)

犧 羊 (萬籟鳴插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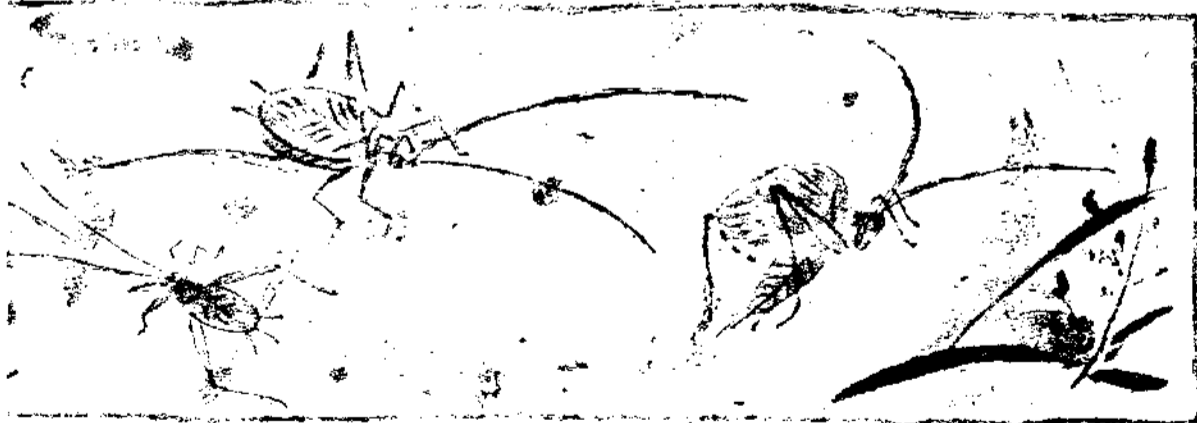
柯 靈(七二)

長篇
連載

翻譯

滑稽故事 (李旭丹插畫)

蘇聯·左士陳柯作
金 人 譯(五一)



人·物·素·描茶博士升發(楚人弓插畫).....酒徒(六二)

散文

在瓜魯河畔.....斐兒(五五)
西湖小品.....侯汝華(六〇)

老殘遊記及其二集.....趙景深(六六)
悼孽海花的作者曾孟樸.....鄭君平(七〇)

閒話

身邊小說.....(樂游)
基本漢字.....(華倫文)
插畫漫談.....(平)

通俗小說論集

任鈞選譯(八一)

通俗小說私見.....片岡鉄兵

通俗小說問題.....武田麟太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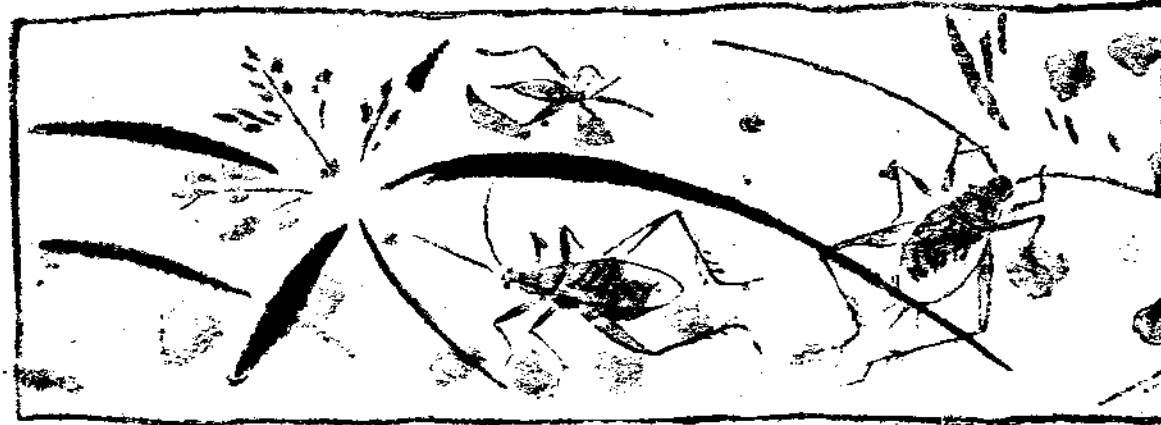
關於通俗小說.....森山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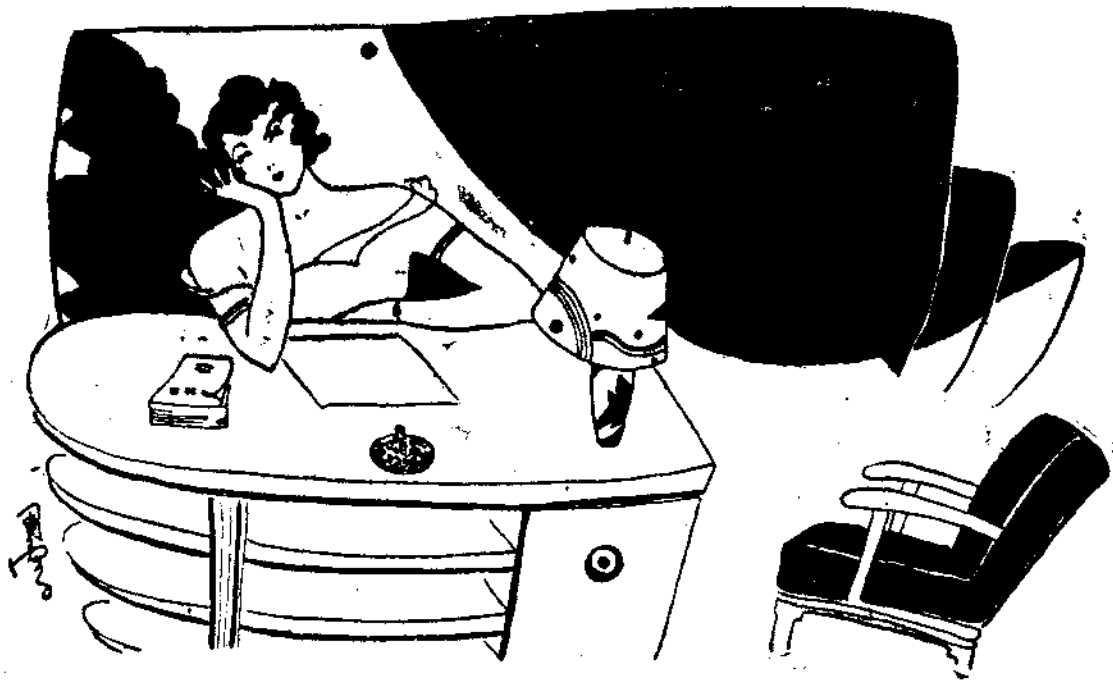
河北民謠.....(六九)

編輯室往來

(八九)

編輯後記(九一)





夏夜一點鐘

茅盾

「畫亮國馬」

「一點鐘了呵！」

她無意中朝梳妝台上的小鐘看了一眼，無意中歎出了這句獨白。

一點鐘了呢！窗外吹來的風倒底有點涼意了。她無意中摸一摸胸口，碰到指尖上的感覺是涼而且滑。她這才發見了她自己的確不像剛才那樣渾身粘膩而且眼睛裏鼻子裏都像要冒出來。

一點鐘了麼？這麼快！——她百無聊賴地想著，眼光懶洋洋地落在她那隻隨便擱在椅靠上的右手腕。手腕上那鑲鑽的手錶也指着一點。她的眼光一動。像發見了黃河決口似的她猛地神經緊張起來，奮然別轉臉去，仔細地朝梳妝台上的小鐘一瞧，可不是！小鐘的長針已經移過十二一分了！這兩個又總差一點了！又是——不，當然是梳妝台上那一個跑快了。她信得過

手腕上這一位。這是才來了兩星期的，而且是——
哦，黃主任送給她的時候確確實實這樣說：「別小看牠那一圈的小鑽石只得八粒，這牌子的手錶走得極準，半秒鐘也不會上落的！」

說是值二百多麼？——她不大敢相信似的想着，津津有味地看着手腕。

錶面讓的那一圈八粒小鑽石雖然小得惹氣，可也閃閃地似乎放着光彩。「多幾粒就好了，」她又惘然想了開去，「密司陳那一隻——人家是從巴黎帶了來送給她的，就是密密的一圈——不是十六粒就是十八粒。」

她把臉一仰，手腕輕輕一撒，吁一口氣。想着自家的八粒要是和人家的十六粒或者十八粒放在一處一比，——譬如說，密司陳扭着腰輕輕揚起手腕指尖上撮着塊小小的花手絹輕輕按在嘴上笑着的時候，湊巧她也在旁邊伸出自家的手腕去摸一摸那天水燙過的頭髮——這是她一定要摸的，——而很不湊巧地旁邊還有第三人冷眼看看她的手腕又看看密司陳的手腕，那麼，她的手腕顯得多麼寒酸相呵！

「八粒也罷了，千不該，萬不該，不該這樣小呀！」她很生氣似的在心裏對自己說。於是她覺得渾身又是粘膩膩，心頭又是塞着一團火似的。一點鐘的夜風也又復不夠涼快。

她示威似的將腋下——一個鈕扣掀開，隨手霍地一擦，她那累絲紗旗袍的上半截借着那鋼板一樣的硬領的重量就從胸口再經下襠，露出了她那光光兩個肩膀和小半個胸脯了。

「真討厭！夜裏一點鐘了，還是這麼熱！」她自言自語的，又吁一口氣。於是把脚尖敲着樓板。於是，眼睛望着窗外那滿天星，似乎在那些星中間找見了那使她討厭的對手，她冷冷一笑，又輕氣地幾乎她自己聽不見，半哼半罵道：「賤骨頭，得意啦，本領好哪，不要臉，迷住了黃，在舞場裏烤一身臭汗，就得意啦！——送兩個，請也不見得高興去呢！」

於是她就覺得剛才同黃主任吃過夜飯後確確實實是自己不肯到舞場裏烤出一身臭汗，而不是那「賤骨頭」真有手段把黃主任迷攝了去。

她相信自己還沒被「賤骨頭」戰勝。然而那「賤

「骨頭」小手指上不是明明多出一隻白金鑽戒來？這又是那里來的？她又不能「樂觀」了。她直感得這是「賤骨頭」搶了她的份所應有了。

這時候，來了一陣風。這風，像是涼，又像是熱，她正覺得說不出的難過，忽然又聽得風裏還夾着叮冬叮噹的聲音，她呆了一呆。她本能地抬起手腕來看。憑經驗，她敢賭咒，那叮冬叮噹的聲音是江海關的大鐘，全上海的標準時間，她聽準了那是打着一點，然而她手腕上八粒小鑽石的「走得極準」的手錶却明明是一點過五分了。「哼哼，這傢伙！騙人的！」——她本能地校正那手錶，嘴裏就罵出聲來。

這傢伙——也許指手錶，但也許是指那位送錶的黃主任，她也無暇斷定究竟應該指那一個；她這時只覺得胸口酸溜溜地一直酸到鼻尖，她不能那樣好說話，她忘記了熱，她跳起來，撲到梳妝台旁邊，嚇的一聲拉出抽屜來，用小手指進去一挑，就挑出黃主任粘她的那封跟「伏辯」差不多的情書來。

這信是上月二十的日子。比那「走得極準」的手錶早來了兩天。信在她手指尖上旋轉，她迷迷糊糊地

便想着信後缺前兩天裏經過的事情。她的腦子裏便立刻旋轉着一個花花綠綠醉得死人的萬花筒。她木然站着，那封信從她手指尖滑落了，猛地，外邊馬路上一聲汽車喇叭叫將她嚇了一跳，她本能地再拈起那封信來，咬着嘴唇眉梢一挺，便坐了下去拿了筆——打算給他個書面警告。

平常寫幾封交際信，她覺得比抄賬容易得多；因為一則「賬」這東西筆筆不同，倒不如她的交際信那樣千篇一律，左右不過是那麼幾句老調，二則「抄賬」時的顧問是活人，——活人會擊腔，會要想吃豆腐，專挑一位做顧問罷，別人就要編造出許多臭話，每次臨時拉攏罷，每次得略施外交手腕，幾乎連她也會感到兜不轉身，然而寫交際信時的顧問却是一厚冊沒有脾氣的情書大全，任憑她不客氣地翻來翻去，這位噁口的顧問決不會掉搶花。

當下她就按着老例，一面吸起一支香煙來，一面搜索她的這位忠實顧問的大肚子。

開頭幾句是一搜就得，騰正到信箋以後，第一枝香煙已經只剩個尾巴。她自覺得額上淫淫然了，趕快



朝鏡子裏一照，舉手舉起了粉撲。於是燃着了第二枝香烟，于是「言歸正傳」了，不料她這位忠實顧問竟也會怠工。她查完了「餽贈類」，又查了「情變類」裏的「三角門」，覺得簡直沒有一句是特地留給她此時的應用。

「什麼大全！不全罷了！」她恨恨地說，把這忠實的顧問扔在地下。

然而她這一生氣倒逼得那位忠實的顧問盡其最後的貢獻來了。她無意中瞥見攤開在樓板上的書頁裏有一句：「侮辱女性的尊嚴」。她心頭一動，趕快捧起那已經被她撒職的顧問來，細看上下文。上文依然全不顧到她的特殊環境，下文却頗堪錄用：「須知現代的女性決不是瓶中花，籠中鳥，受男子供養，被男子玩弄；現代女子有的是獨立自主的人格，決不甘忍受朝三暮四的欺騙！現代女性的尊嚴有法律保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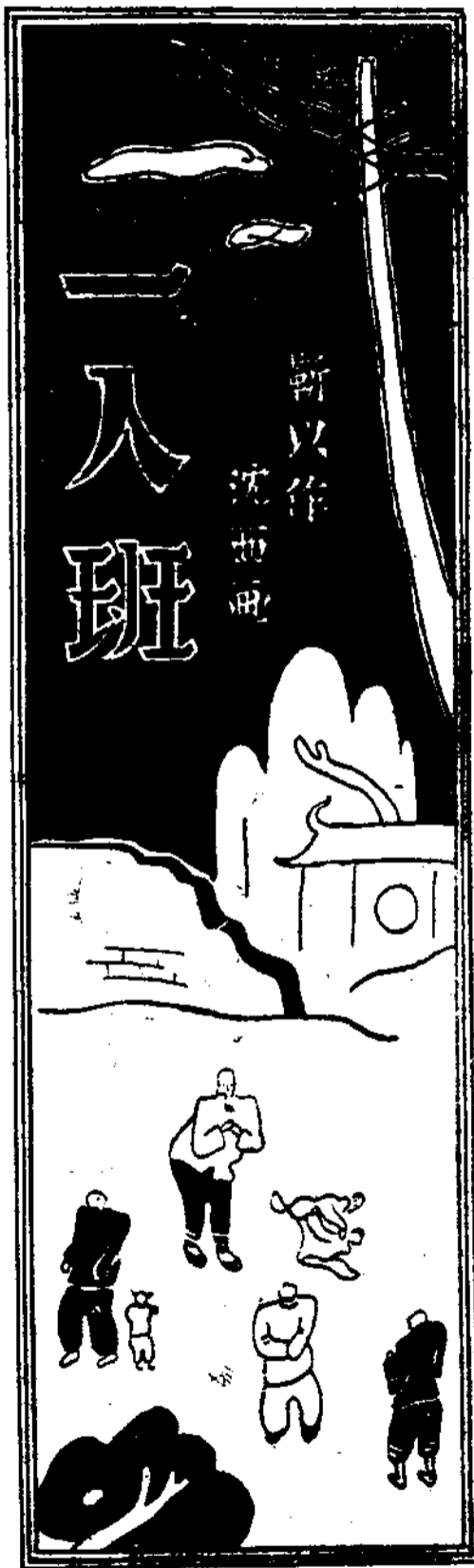
她得救似的鬆了口氣：大全畢竟有用。這一番話正是配着她的頭寸定做的。因這一喜，她自己的才情也就發動了。她鎖緊了眉尖，提筆慢慢地寫道：「今天你何以不同我去跳舞呢？不同我去也罷了，何以又

同賤骨頭去呢？唉！你是侮辱女性的尊嚴了！何以賤骨頭有那個鑽戒？何以我的手錶比海關大鐘快？你欺騙我了！」她寫到這裏把頭一擺，趕快再對鏡子照一照，趕快又拏粉撲；於是側着頭想一想，就把大全上「須知」以下一段「照單全收」了。

這時風又送來了一陣叮嚀叮冬的聲音。她朝手腕上看一眼，鼻子裏哼了一聲，就接着寫道：「海關大鐘打兩點了，我的手錶還是快五分。真討厭！唉，你要承認這是你欺騙呀！而且，你又同賤骨頭跳舞，而且，她有鑽戒。嗚呼！但見新人笑，那聽舊人哭！……」她趕快再朝鏡子裏照。這回沒有拏粉撲。爲的「嗚呼」以後她心頭要說的話都湧上來了。這都是很「感情」的話，她平日搬運得非常熟練竟不必現查大全了。她很知道：表示了「女性的尊嚴」以後，不可不有一番纏綿的情話。她向來辦口頭交涉都是如此，寫信當然也不是例外。

她伸了個懶腰，覺得累極了。也沒有精神把那信從頭讀一遍，匆匆在信尾簽名下印一個猩紅的唇印，就折做方勝，裝在信封裏。

（續十九頁下段）



在地上用粉塊寫着尺大的三個「飛白」字：「二人班。」

這是在什利海的最南邊，隔了一面殘缺的牆，就是奔馳着車馬的大路了，暫時間散下來的車夫，把身子俯在牆上，望了下來；在北面和西面，疏落地圍了幾個人，（那還是以孩子為多。）凝神地看着的却是一個像在扭打着的兩個人型，穿了人的衣帽。上半身好像沒有什麼動作，兩個人的四隻腳，却極生動地踢着，絆着，還要出來攢交的着數。那些小孩子們真是為那驚險的過節所抓住了，愕然地睜大了烏黑的眼

睛，有的把手指含在嘴裏都忘記拿出來，口涎就順着手淌了下來。他們好像是真的在為那將被攢到地上的，一個担着心，果然，洞的一聲，兩個人都倒下去了，於是從一個人的身子裏鑽出一個頭來，那兩個套褲青靴裏，又縮出兩隻手來。

他是那麼老的一個人，他的臉好像是被汗洗了一樣，他把所有的和氣都堆在他的笑容裏，他打着躬，把兩隻手合攏來作着揖。

「先生，您多捧捧，玩意兒是假的，就說這點兒力氣。……小的今年七十二了，大熱的天，唉，也是

沒有法子！」

他朝着這面打過了躬，又朝着那面，他那呆滯的眼睛隨着一個兩個的銅元落到地上，那些車夫們哄哄地笑着，小孩子們抹抹污穢的臉，一溜煙跑散了。

他抹抹汗，站在那裏，偶然是輕輕地嘆息了一聲。他不像那些江湖人朝着那些散去的人投着諷罵的話，他是以懇切的眼光望着那些人，也許希望着他們會不經意地回過頭來，看見他的眼睛動了心不忍離去，「您不給錢也不要緊的」，他的眼睛好像在說，「您站在這兒，到底也給我助個威，引來些別的主顧。」

四散的人並沒有一個回過頭來，那面涼棚上的鑼鼓在熱鬧地敲着，更使他們的脚步快了一些。

他莫可奈何地苦笑着，彎下身去把地上的三四個銅元拾了起來，仔細地擦去了塵土放在腰袋裏。

他撫摸着領下花白鬍子，擦去了附着在那上面的汗水，然後就長長地吸了一口氣，又把頭鑽到裏面去，兩隻手插到靴筒裏。他是像馬一樣地伏着，脚和手都踏着地，他是以自己的脚踢着自己的手，或是用

自己的手打着自己的脚。

車夫們又把身子伏在牆頭上看着，新來的游人停住了脚，曾經看過的嗤笑着走過去了，小孩子們又圍了上來。地上的塵土有些飛揚起來，扭打着的兩個人像是更出力地纏着。有的時候一個像是要倒下去了，却又猛然地站定了脚，有的時候這個人的脚絆了那個人的，暫時地停頓着，正像那些攢交的人在靜止中思索着怎樣來運用智力以求克服對方。就試探着，撥着，挑着，突然一個大轉身，有一個人就猛地地坐下去了。這一次跌得更重一些，圍看的人大聲地譁笑着；可是看到已經跌下去，就開始移動着脚步。手和頭又縮出來了，從那地位上看，方纔發着音響正是由於他的頭觸在地上。當着他向四方打躬拱手的時候，他還時時地用一隻手撫摸着他那光亮的頭頂。那上面已經沒有一根毛髮，是老年使他如此呢，還是爲生活的撞擊到了這樣的地步呢？

他仍然是笑望着那些走開去的人，他沒有一句怨言，別人把錢丟下來了，他總不忘記朝着那面拱拱手。

重重疊疊的繡紋，爲他記下了人生的經歷，他知道他的路是短了，也狹了。怎麼樣能和那些以美色炫耀着的，有精巧技藝的去爭勝呢？汗水打着腳背，汗水打着塵埃，他已經到了該歇息的年歲了。

收地租的警察，帶了帆布袋子和紙簿來了，用熟諳的語調來和他說：

「怎麼樣，今兒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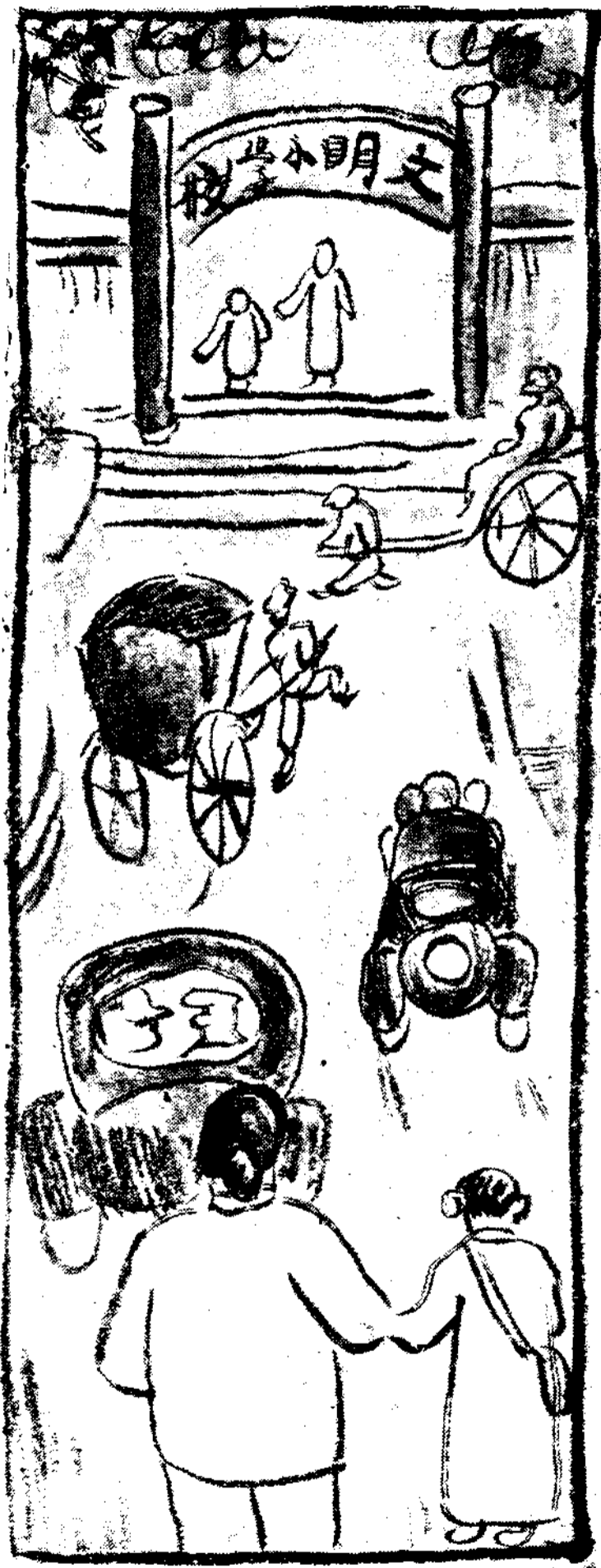
「先生，您回頭再辛苦一趟吧，我——我還沒有打下錢來呢！」

也許有淚水在他的眼睛裏漲滿了，用低緩的聲音說過後，就含着笑，恭敬地打着躬。那個警察也沒有說一句話，轉向別的地攤去了。他就又把頭鑽了進去。

太陽又沉下些去，把樹的

陰影映成更高大的舖在地上，一片荷塘被嘈雜的聲音攪成污濁的了，晚風飄着；汗水還是濕透了他的全身，想到了這一天，也許就打了一個寒戰。





半年

葉聖陶

(明兒畫)

半年裏頭，我進了兩個學校。下半年進那一個學校，現在還沒有知道呢。

年頭上，我家搬到上海來，爸爸媽媽送我進那個

文明小學。那個學校裏的同學，有許多是包車送來的，中午吃飯，下午放學，也是包車來接。又有十來個同學，來回都是汽車。娘娘坐在旁邊陪着，不然就

是男用人。有幾輛汽車，汽車夫旁邊還坐着羅宋人，頭髮同黃牛毛一樣顏色。我家離開學校近，不用坐甚麼車，不是爸爸就是媽媽帶着我，走一會兒就到了。過了十來天以後，我可以一個人來去不用爸爸媽媽帶了。

那個學校裏只有校長是男先生，以外都是女先生。我在二年級，女先生叫做張先生，她披着一頭的曲頭髮。她自己每天穿新衣服。她也歡喜我們穿新衣服。誰穿了新衣服到學校，她就「趣呀」「漂亮呀」說上一大堆，拉住他的手，把他抱在懷裏。她常常對我們說：「你們家裏有新衣服，不要捨不得穿。小朋友個個都穿新衣服，我們的學校才好了。」

一天放學的時候，她對我說：「你這一件棉袍子，袖口都破了，還捨不得換一件嗎！明天再不要把牠穿來了。最好不要穿袍子，穿袍子沒有精神。最好像江成他們那樣，穿一身小西裝，又好看，又有精神。」

她這麼一說，我也覺得棉袍子不好看，江成他們的小西裝好看。回到家裏，就把她的話告訴媽媽，我

說我要趕快做一身小西裝。

媽媽說：「做一身小西裝，那有這麼容易？我替你把袖口縫一縫吧。」

我說：「張先生對我說過，明天再不能把牠穿去了。小西裝不容易做，換穿一件別的衣服去罷。」

媽媽說：「縫好了袖口，就沒有甚麼了。現在天氣還冷，不穿棉袍子穿甚麼呢？」

我說：「隨便甚麼新衣服都好的。」

媽媽拍拍我的肩膀，說：「孩子，你那裏有甚麼新衣服？」

我着急了，心裏好像壓了一塊石頭。當天晚上我做了夢。夢見張先生抱住我，「趣呀」「漂亮呀」說上一大堆。我看自己身上，正是一身小西裝，比江成他們的都好看。不知道怎麼一來，我的小西裝忽然沒有了，駭得我拉直了喉嚨哭起來……

第二天早上，媽媽還是教我穿那件棉袍子。我真想賴學，只是沒有名目，身上不發燒，嗽也不咳一聲。爸爸說：「上學去吧，」我只好跟着他走。

張先生看見我了，立刻拉住我的肩膀，罵我說：



「怎麼還是穿這一件棉袍子！昨天不是關照過你，教你再不要把牠穿來嗎？」

她的面孔很可怕，像圖畫故事裏的凶惡的獅子。我不敢看，看看地板，回答她說：「媽媽說的，現在天氣還冷，只有穿棉袍子。袖口破的地方，她替我縫好了。」我把手舉起來，讓她看袖口。

她把身子轉過去，不要看我的袖口。她狠狠地

說：「真要命！一件衣服都換不出，還讀甚麼書！」她跑開去了。

幾個同學站在我旁邊笑。我很難過，只想躲到甚麼地方去。

過了兩三個星期，張先生教我們捐錢買飛機。她說，誰捐滿兩塊錢，就有一個很好看的徽章，金黃的底子，刻着一架小小的飛機。我回家就告訴爸爸媽媽，我也要捐兩塊錢。他們說：「我們不想捐。」我沒有法子想，只好讓別人去得到那很好看的徽章。我又想，說不定那徽章並不真好

看，比我的嵌花玻璃球差得多呢。

許多同學都捐了錢。有的是今天四角，明天四角，一天天加起來。有的是一回就是兩塊三塊。李克修最多，他一回捐了六塊錢。張先生把他們的名字寫在小黑板上，下面寫着捐錢的數目，李克修的名字上頭特別加上三個圈。她每天報告說：「今天又有幾個小朋友捐了錢，我很歡喜。」她又說：「誰能像李克

「一樣捐得多，我就更歡喜了。」

捐滿兩塊錢的都得到了徽章，真好看，比我的嵌花玻璃球好看得多。一架小小的飛機正在斜飛，開飛機的人都看得清楚。金黃的底子好像佈滿太陽光的天空。一條短鍊條也是金黃色。口要用一隻別針，就可以掛在衣襟上。我在學校裏跑來跑去，時常碰見掛上徽章的衣襟。我的衣襟上也要有一個徽章才好呢。

我又對媽媽說了：「每天捐一角錢兩角錢，捐滿了兩塊錢就不捐，好不好？」

媽媽說：「爸爸說過不捐了。我想，捐不捐本來隨便的。你不捐也沒有甚麼要緊。」

唉，媽媽不知道我的心！我要一個好看的徽章，我要得到一個徽章掛在衣襟上。

可巧張先生問到我了。她說：「你爲甚麼一個錢也沒有捐？你看，許多小朋友差不多都捐了。今天回去問一聲你爸爸媽媽，到底捐多少。明天就把錢帶來。」

我高興得很，跑到家裏撞見爸爸，就對他說：「張先生教我問一聲爸爸媽媽，到底捐多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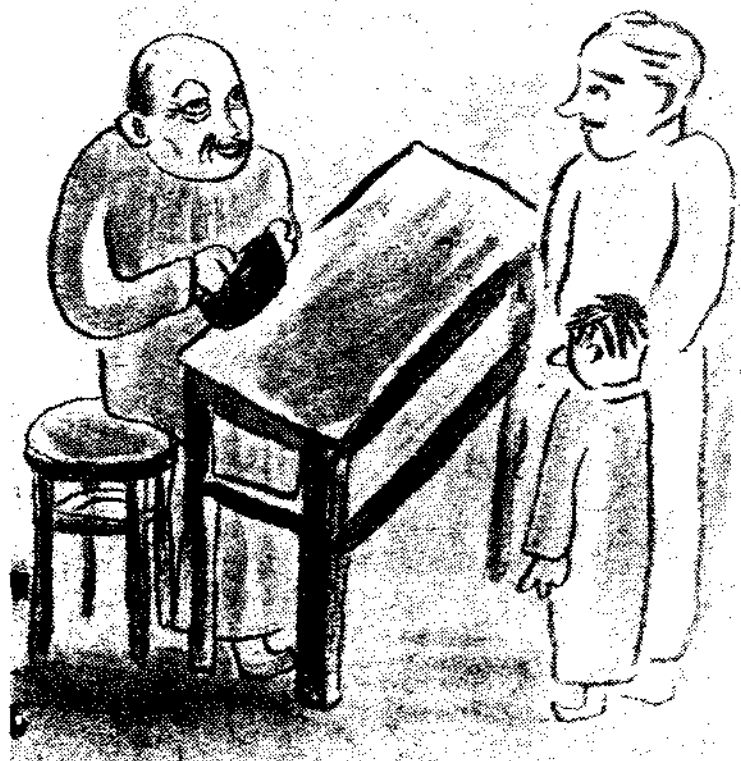
錢。」

爸爸說：「我老早說過了，我們不想捐。你就這麼回答張先生好了。」

我說：「不，張先生教我明天把錢帶去呢。」

爸爸笑了。他說：「我們不捐，帶甚麼錢去！」

唉，爸爸也不知道我的心！我要一個好看的徽章，我要得到一個徽章掛在衣襟上。



我想到張先生的獅子樣的面孔，又巴望能得賴學。但是我沒有真個賴，第二天還是到了學校。我不敢給張先生看見，她走過來，我就避開。

上課的時候可避不開了。她走進教室來，第一個就問我：「今天把錢帶來了沒有？」

我只好老實說：「爸爸說的，我們不想捐。」

獅子樣的面孔果真出現了。她大聲說：「嚇，一點愛國心都沒有，還讀甚麼書！」

我把她這句話念熟了，回去背給爸爸聽。爸爸說：「那就不要到這個學校裏讀書吧。待我打聽打聽，送你進別的學校去。」

我就此不做文明小學的學生了。想起那徽章，實在好看。可惜爸爸不肯出錢，沒有弄到一個掛在衣襟上。

不多幾天，爸爸打聽到一個學校了，叫做進化學校，有小學，也有中學，就把我送進去。那一天下午，走進門，一個小操場上全是脚印，每一個脚印積着一片水。我們用脚尖點過去，皮鞋頭沾了厚厚的一層泥。

校長叫做王先生，一個大胖子，面孔好像一直在那裏笑。爸爸付給他學費，他說了不知多少聲的「謝謝」，然後把鈔票放進一個小皮夾裏。他對我們說，二年級的級任叫做小王先生，是他的兒子。

小王先生年紀很輕，叫他先生，還不如叫他哥哥。他上課總給我們講故事，老雄雞的故事講完了，大家叫喊：「小王先生，再講一個！」他就再講老母雞的故事。有的時候叫他動怒了，他就走過來，舉起教鞭，好像要打的樣子。真個打的時候也有，教鞭落在臂膀上肩膀上或者手上。我沒有給他打過。不是我不叫，不過叫得輕一點，他沒有聽清楚。

那個學校裏的桌子椅子，比文明小學差得遠了。木板裂了縫，黑漆退了色。時常聽得「拔達」一聲，抽屜掉下來了，書紙筆墨散了一地。我同一個塌鼻子的同學合坐一把椅子。椅子脫了筍，那個塌鼻子的同學沒有一刻停的，我就好像一直坐在電車裏。

那個學校裏，同級的同學比文明小學少得多，只有三十一個，文明小學有五十八個呢。別級的同學也並不多，我站在別級的教室門口看看，總有十來把二

十來把空椅子。進校的第一天，王先生對我爸爸說的：「今年年成不好，中學小學一共只有兩百多學生。前年最好，有到四百五十三個呢。」

文明裏有花園，有放在花園旁邊的綠色小長椅，有秋千架，有浪船，有小圖書館。這些東西，進化裏都沒有。文明裏好玩。進化裏一點沒有好玩的，散了課只好在小操場上亂跑，雨天就靠在廊柱上看一條條的雨線。不過張先生變起獅子樣的面孔來，我真害怕。小王先生要打人，但是他並不打我。他待我很好，說我清潔，又說我功課好，讀書寫字都是



個「優」。我有點歡喜文明，也有點喜歡進化。

一天，學校裏出事了，大的同學小的同學在操場上擠做一堆，大家喊說：「我們不上課了！」小王先生把我們二年級生招到教室裏去，還是給我們教「國語」。外面的聲音鬧得利害，誰還有心思聽他講甚麼。他沒有辦法，只好說：「你們回去吧，今天不上課了。」

我提了書包走回去，聽同學在那裏講，才知道王先生欠了幾位先生的錢，拿不出來，幾位先生要他拿出錢來才上課，他躲起來了，幾位先生也就不上課了。

第二天，我到學校裏去，小王先生也不見了，只見大的同學小的同學還是在操場上擠做一堆，預備室裏幾位先生在那裏抽香烟。

一個穿青色襯衫的大的同學忽然喊起來說：「我們擁護我們的教師！我們要向校長算帳！」

許多同學跟着喊起來說：「我們擁護我們的教師！我們要向校長算帳！」

我想課是上不成了，也沒有人來教我做甚麼，我

就回到家裏。媽媽說：「明天也不必去了。那一天上課，總會來通知的。」

過了三四天，郵差送來兩封信，都是進化學校的信封，裏面的信都是油印的。我想是來通知上課的日子了。媽媽看了，告訴我說：「不是的。一封是校長寫的，他說實在拿不出錢來，並不是有意欠教員的錢。一封是教員寫的，把校長大罵一頓，說，若不出錢來，就請他吃官司。」媽媽又說：「我們又不是他們的上司，把這些話來告訴我們做甚麼。」

通知上課的信一直沒有來。爸爸看了報，知道校長還是躲在甚麼地方不露臉，教員把他告到教育局裏去了。我想起校長好像一直在那裏笑的面孔，不知道他是不是還在那裏笑。

一個新開學校的招生信倒寄來了。叫做維新小學，開在逢源里，就是進化裏的幾位先生開的。信裏說，他們不願意讓進化的學生沒有書讀，所以開起這一個學校來，進化的學生如果去報名，學費可以特別便宜。

爸爸媽媽看了信，差不多一齊說：「再說吧。少

讀幾天書也沒有甚麼要緊。」

維新小學的信接連來了四五封。在後幾封，爸爸媽媽差不多不看了，就丟在字紙簍裏。他們的意思，要把我送進一個好一點的市立小學去。如果離開得遠，預備搬一回家。

但是問了兩三個市立小學，都說眼前是不收，下半年收不收，要看有沒有空額子。爸爸對他們說：「讓我先報一個名吧。」他們把我的名字記在一本簿子上。

就是這樣，半年裏頭，我進了兩個學校。那一個市立小學有空額，下半年讓我進去，現在還沒有知道呢。

(完)

良友文學叢書之十九：

車廂社會 豐子愷作

業已出版，每册九角

(續第八頁)

她又看看手錶，心裏想，應該睡了。她朝她那床嘆一口氣，就卸了妝。

然而那床上像有刺似的，她翻來覆去總睡不着。她又想到明天應當做的事了。不用說，那封信是面交的好——照從前有過的老例，把信夾在賬冊裏然後走進主任室，裝作有事請示的樣子把賬冊送到他面前，這就妥當了。但是……她把身子縮成個蝦子似的，將左手支着頭，動員了全身的力量，想道：「但是，賬冊送上去的時候，笑好呢，不笑好？還有，走進主任室的時候，擺着不算什麼一回事的神氣呢，還是給他點顏色看？……唉，只要這封信有點效力，比方說，他要當面解釋解釋了，那就什麼都好辦，不怕賤骨頭有本領，——就怕他不肯當面談心！就怕像從前密司張那樣一丟就此了賬只能在辦公室裏光着眼看着他，寫信給他他不理，打電話到他公館回說不在家，……那可——」

她憤憤然把腿一挺，四肢仰天攤平，嘆口氣道：「現在的男子，真是——真是太不尊重女性！」

(完)

老提摩太之死

吳仲雲
巴人畫

聖誕節底前夜。

莎莉依依地站在父親面前，天真地唱着聖誕節的歌曲。那時，外面正下着鵝毛般的雪花，晚禱的鐘聲在空中蕩漾着，一切都象徵着稀有的莊嚴和靜穆。這天晚上，莎莉穿一件咖啡色的晚服，在明亮的紅紗燈前，她底臉龐是那麽嬌嫩可愛，藏在她長長的睫毛下的神祕的眼珠子更覺得十分動人。

「爸，怎麼保爾還不來呀？」莎莉低聲地問道，一面玩弄着她父親底衣角。

「不是還早嗎？」老提摩太沉思了一會兒，「孩子，別急罷，我想他就要來的。」

遠處更近處的歌聲都起來了。莎莉底心是更加急促地跳動着。她巴不得保爾馬上到她家裏來，和他們同用着聖誕節的晚餐。她走到窗前，將窗簾輕輕地掀

起，在黯淡的天空中，雪是愈下愈大了。胡同裏靜寂得沒有一個人，祇有馬路上傳來的汽車的吼聲，遠隱約地可以聽見。世界好像是睡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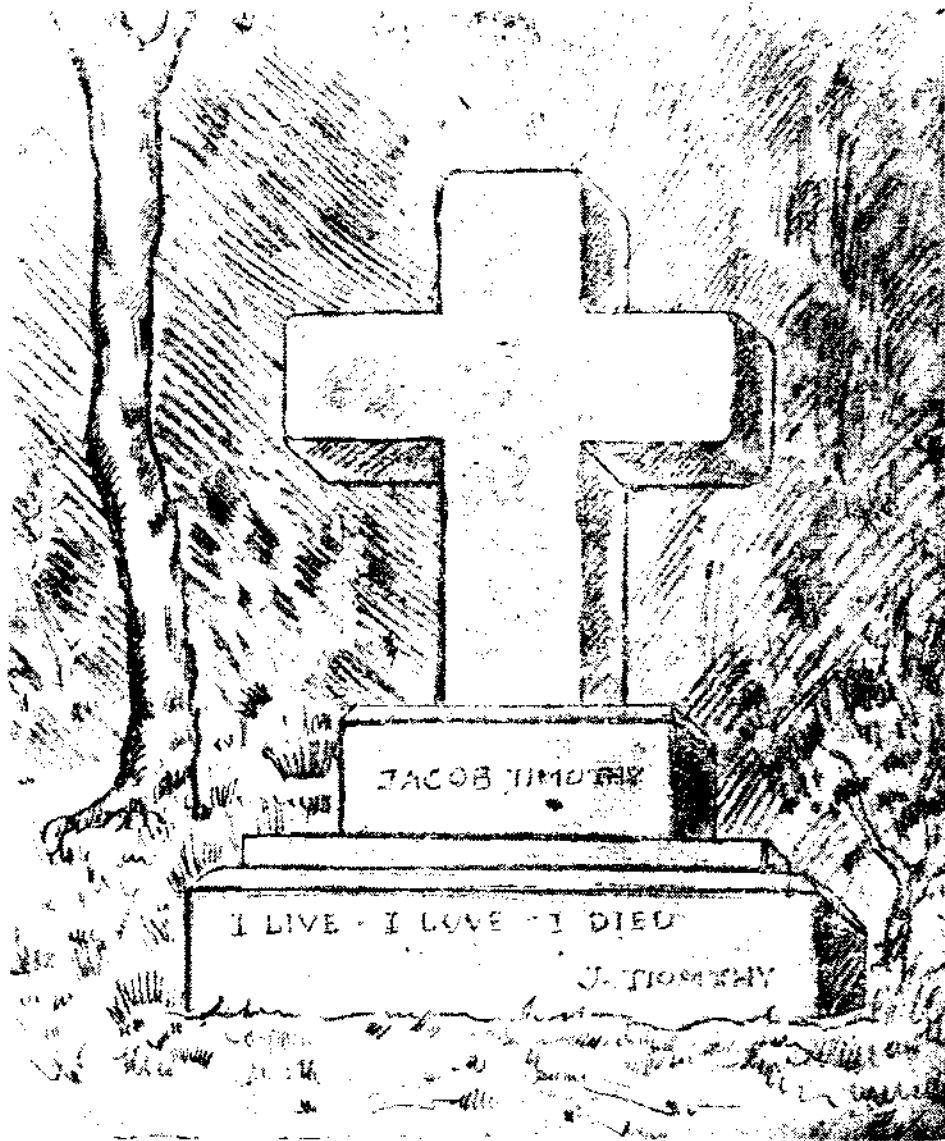
一忽兒，保爾駕着一輛小奧斯汀來了。當他走進門的時候，莎莉幾乎高興得跳了起來。她趨向保爾跟前，小鳥般地喊叫着。她替他脫下了大衣，把他拉到父親身邊，喃喃地說着許多稚氣的話。

望着站在自己面前的兩個孩子底天真活潑的面影，老提摩太不禁呵呵地笑了起來。

「讓我們喫飯罷。」說着，他便轉過身來，吩咐僕人去預備晚餐。

“Silent night, Holy Night, all is calm, all is bright……”

在一個端莊的女人底畫像前，他們高聲地唱着，一面用手在胸前畫着十字。那女人，看來似乎還很年



青，據說是二十年前死去的莎莉底母親依利莎伯。莎莉是三歲的那年隨着父親從遠遠的紐約城來中國的，那時母親底面影，還不會在她幼小的心靈中留下一點

印象，她祇記得，來到中國以後，二十年來父親是過着獨身者底生活。她還有一個奶媽，是一個美國的中國婦人，以前還常常來看她的，現在也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去了。

歌唱完畢，他們便低下頭來祈禱。老提摩太底嘴唇嚙嚼着，似乎在對着畫像中的女人訴說什麼。

豐盛的晚餐開始了。大家圍坐在一張長方形的桌子旁邊。面對着他們，在那幅畫像下面，聖誕老人露着慈藹的微笑。冬青樹上紫的花朵發出紅綠的閃光，樹枝被聖誕節的各種禮品壓得搖搖欲墜。

萬物都為歡樂而顫抖了，都為一種孩子們的天真的歡樂而顫抖了。

但老提摩太底靈魂却是寂寞的。他底心為一種比黑夜還要深的悲哀佔領着。每當不眠的夜裏，他

便睜開一雙枯澀的眼睛躺在床上，在慘痛的記憶中，一切都夢幻似地展開了，再現了。想着在二十幾年以前死去了的依莉沙伯，想着這個被虛偽的宗教和禮教所摧殘的可憐的女人，他彷彿從自己底手裏嗅着一種血腥的氣味。「爲什麼自己還是一個老牧師呢，爲什麼還要戴上這副宗教的假面具呢？」他這樣反詰着自己。他覺得自己是一個殺人犯，一個最卑賤的法利賽人。

老提摩太常常爲這些事情苦惱着。他覺得這是他靈魂上的唯一的缺陷。那時候，如果不是自己沒有勇氣在真理的十字架前自首，依利沙伯會輕易地死去麼？但是，二十年來還在醜陋生活着的自己這個自私的人，是多麼可恥呀！老提摩太每逢這樣地想着的時候，心裏就像做了什麼惡事似的難過。他憎恨自己，同時也鄙視自己。就是現在還不敢在人們面前將自己的罪過公開出來，對他底女兒也諱莫如深地隱瞞着，爲了要保持着一個老牧師的虛偽的面具，像這樣在宗教的掩護之下活屍般地生存着，這是一個真正的人底態度麼？

晚餐在沉悶的空氣中草草地舉行了。雖然是燈火輝煌的人間佳節，老提摩太仍舊把自己禁錮在陰慘慘的心獄裏。女兒是知道他長期地爲一種她一向不會了解的事情痛苦着的，她想，也許是憶念起死去了的母親，今晚他更感到一種難以抑制的悲傷的罷。

她不知道用什麼話來安慰他才好。她走到鋼琴前面，在鍵盤上她彈奏了一支聖誕節的歌兒。老提摩太仍然沉默着，淚珠兒簌簌地從他底眼眶裏流了下來。

望着懸在牆壁的那幅女人底畫像，兩個年青人底心也漸漸地沉下去了。

二一

第二天，雪還在無休止地下着。

老提摩太父母倆是住在福開森路的一個西式的胡同裏。這兒所住的全是些僑居在上海的西人：經商的，或是做旁的事情的；他們對於耶穌底誕辰都是熱烈地舉行慶祝。老提摩太原來就是美國紐約城的一個牧師，來到中國以後，他仍然在徐家匯的一個教堂裏執行他這終身的業務。但二十幾年以來他完全像掉入黑暗的地獄裏似的：他一方面懺悔自己底不可告人的



過失，一方面對促成這種過失的虛偽的宗教起了懷疑。他想，假如不是要維持自己底牧師的身份，假如教會的教條沒有『禁止私生子』的話，自己也決不會背叛了愛情而悄悄地跑到遠處的中國來的。然而，爲了要實現他這種自私的怯懦的企圖，依利莎伯底生命是被犧牲了。她是含冤地死去的。她底死不啻是老提摩太所促成，老提摩太是間接地殺死她的劊子手。

但，在講壇上，他還是靦顏地行着虛偽的說教。無論內心是如何地被痛苦蠶蝕着，他永遠沒有勇氣將他底罪惡在人間暴露出來。每天，他所講的，還是那些教人怎樣爲善怎樣愛等等教義；但當他站在十字架

前祈禱的時候，依利莎伯底悽楚的面影便浮現在他面前，似泣訴又似怨艾。在她眼睛裏好像有一道閃爍的光芒，洞燭他底靈魂的隱處。從教堂裏出來，一個人挾着一本聖經，在靜寂的福爾森路走着，一種犯罪底悔恨的情緒支配着他，使他恐怖得甚至於不敢擡起頭來望望高聳的天際。

他覺得上帝，不，所有的人都已经知道了他所犯的罪過。彷彿每個人投向他的眼光都是帶有鄙視的意味的。他覺得莎莉和保爾有時也看不起他，好像知道了母親之死是由於他底薄倖所致。

二十餘年來，他完全不是作爲一個『人』的存在而生活在世界上的。他怕看見光，怕和一切有生命熱情的人們交往。自己已往是一個沒有靈魂的活屍，再在人間苟活着，除了延長心靈底痛苦以外，是沒有旁的意味的了。

『饒恕他們，因爲他們所做的，他們自己都不知道。』這是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的時候，臨死前對門徒所說的話。但是，自己底罪過也能夠被饒恕的麼？好一個殘忍的殺人犯！一個戴着宗教的假面具的

法利賽人！——老提摩太幾乎是常常這樣咒詛着自己。

三二

依利莎伯是一個將近二十歲的少女。她出生在紐約的一個富裕的家庭，父親是個頗有身份的中年紳士，母親是愛爾蘭人，有着棕色的頭髮和動人的藍眼珠子。依利莎伯自己也長得很漂亮，身材苗條而富有曲綫，是一個早熟的女子。她底態度活潑，聲音也非常愛嬌，說起話來婉如黃鶯的啼叫，令人聽了會起一種舒適之感。

她還有一個弟弟，這孩子一向就博得父親的疼愛。依利莎伯從小祇有母親愛她，頑固而倔強的父親是不大看重女孩子的。

他祇把兒子送進大學裏唸書。依利莎伯雖然也僥倖地受過中等教育，但畢業後，就陪着母親料理家庭雜務了。

那時，提摩太正從芝加哥底神學院畢業出來，回到紐約一個教堂裏來做牧師。因為自己也是生在基督教的家庭裏，同時又靠近提摩太傳道的那個教堂，依

利莎伯便時常邀同她底母親去聽這年青的牧師的說教。起初倒是有時為提摩太底流暢的言詞所感動，日復一日地，她漸漸地為他底英俊的男性美所迷醉了。在她少女的芳心中，提摩太底面影留下了一個很深刻的印象。回到家裏，她便同母親指手畫腳地談着他底事情，她覺得，這年青人底舉動言笑都有一種難以形容的可愛之點，他底一切都充滿了誘惑性。

不久，他們底交往漸漸密切起來。在做彌撒以外的時間，依利莎伯也時常跑去找他。在黃昏中，當晚禱的鐘聲悠揚地響着的時候，或是，當紅日初上的美麗的早晨，人們還在睡鄉尋好夢的時候，他們便漫步到近郊的湖濱，聽淙淙的流水聲，低唱着戀的歌曲。

提摩太底心也在一種不可抵抗的女性底魅力之下屈服了，他感到自己底生命有一種空前未有的活躍。「愛使人得着生命」，以前還不過是在聖經上看見這樣的話，現在可是親身體驗到了。在他心目中，依利莎伯確是一個惹人疼愛的孩子。她底性情溫柔，善於體貼男性，金黃色的頭髮髮伏在前額上，長長的睫毛下藏着一對秋水般的晶瑩的眼珠子，是一個叫人看

了，就會想起神話中的公主那樣的女性。每當他們在葱翠的林間唱情話的時候，望着偎倚在自己身邊的窈窕的少女，提摩太心中會感到一種得勝的王子似的光榮和快樂。

「鳥兒飛翔在蔚藍的天空，

你，我底小松鼠跳躍在白樺樹下……」

那麼地唱着時，提摩太便將他底小松鼠樓抱起來，在她金色的髮髮上撫摩着，像撫摩一只小小的鴿兒似地。世界都在微笑了。

有一天，依利莎伯跑來告訴他說：

「我已經有了那個呢……」說着，她羞澀地把頭低了下去。

「什麼？有了孕麼？」

她點了點頭，眼淚像泉水一般湧了出來。

自此以後，他們很少有光明快樂的日子。兩個年青人底心中都給一種悲哀的陰影籠罩着。每次見面的時候，依利莎伯就會無端地傷感起來，她不再似以前那樣活潑高興了。提摩太心裏也起了一種激烈的鬭爭。這世間將添增一個受難的弱小的靈魂，他覺得這

是他一手鑄成的大錯。怎麼辦呢？假如就讓這個被社會所瞧不起的私生子安然地降生下來，自己和依利莎伯都會受着最大的非難和侮辱的。但是，如果請醫生來設法墮胎，產婦不是又要遭着絕大的危險麼？他想了想，總想不出一個妥善的辦法來。但他又沒有勇氣向社會承認這孩子是他的，因為他們還沒結婚，那樣他在教會中將要受着極嚴厲的裁判。

依利莎伯在家庭的地位完全失去了。當她受了一次最可怕的責罰之後，父親把她驅逐出來，並宣佈永遠和她斷絕家庭關係。他們雖然稍稍知道她和那年青的牧師往來密切，但也不敢斷定就會發生這樣的事情。總之：破壞家風，這種的女兒是不能收留的。到底錯誤誰屬，他們也無心去管它了，讓她永遠別再踏進家門了罷。

這麼着，依利莎伯就成了一個無家可歸的人了。她又不敢公然投到提摩太那裏去，爲了教會將要攻擊他們。以前她還可以上禮拜堂去找他，現在她祇能偷偷地約在什麼地方和他會面了。

「真是一個蕩婦呢！」這種諷刺的話幾乎是每天

都傳入她底耳鼓，她受盡了種種尖刻的指摘和辱罵。一個被家庭擯棄的女子，現在是更進一步地被社會所擯棄了。過了不久，她不得不離開紐約，一個人遷避到沒有人知道她的百里以外的小鎮上去。

她在那裏過了好幾個月的慘淡而孤寂的日子。提摩太不便送她去，他祇請了一個女僕陪伴着她。在那裏，她每天都上禮拜堂去做彌撒，她細心地傾聽着牧師們和女傳道者底說教。晚間她便跪在聖母馬利亞像前喃喃地祈禱。

她靜心地等候着腹內的嬰孩底降生。

要到來的事終於到來了。在一個秋天的晚上，她忽然覺得腹痛如絞，女僕知道許是臨盆的預兆，便把她送到一個市立的醫院裏。次日早晨，她生下了一個女孩，她給她取名叫莎莉·依利莎伯。

提摩太始終不會來看過她一次。自然，她也是十分原諒他的。她覺得一切的錯誤都是不幸的命運給招致來的惡果。人們問起這孩子底爸爸的時候，她祇淡淡地回答道：

「他前些日子患盲腸炎死了呢。」

人們也都為她和孩子底不幸的遭遇而歎口氣。她底溫柔而淒惶的面孔更能博取他人底同情，牧師們也都喜歡她，和她談話的時候，她是報之以微笑。但沒有誰會想到這微笑後面還蘊藏着一種無告的悲哀！

她不知不覺地在那裏過了三年。

後來，一種由於阿米巴細菌所釀成的病症侵着她，使她不得不又搬進醫院去住。醫生斷定這病是產後失調所致，而且病勢不輕，身體異常虧弱。這時候，提摩太曾以親戚的名義來看過她一次，看見她臉色慘白地躺在床上，他不由的心裏像刀割一般地痛楚起來。

在病榻上輾轉了約莫一個多月以後，這不幸的女郎，終於撒下了她底一切，像一顆墜落的流星一樣，祇在這醜惡的人間放射了一點光芒，就悄悄地死去了。她死的時候，這小鎮上的禮拜堂裏正揚起聖誕節的悠揚的歌聲，就好像大家都在為她唱着輓歌似的。北風虎虎地吹着，一切都在奏着生與死的交響曲。

四

「因為愛情如死之堅強。……」——雅歌八章六節

依利莎伯是永久地解脫了。爲了愛，她微笑地獻了身，在真理的十字架前捨去了她底生命。她底靈魂沒有死，死去的僅僅是她底肉體。在她底生命裏沒有恨，祇有愛；這愛是，正如使徒保羅所說，『從清潔的心，和無虧的良心，無偽的信心，生出來的。』

在激烈的內心的鬪爭中，提摩太是背叛了愛情，背叛了無偽的信心，靦覷地苟活着了。依利莎伯死了不久，他便辭了紐約的牧師的職務，請求教會以海外傳道師的名義，遣派他到太平洋西岸的中國來。

他隨身帶來了那個女僕和依利莎伯底女兒莎利。

依利莎伯。

臨走的那天，他沒有給任何人知道，他怕送行的朋友們看出了他底破綻。然而，他始終是受着良心的裁判，永遠把自己禁錮在痛苦的地獄裏，像一個待罪的囚犯一般。

他是兩重人格地生活着，他底靈魂有着真與假的兩面，光明和黑暗的兩面。

他是一個基督教徒，一個牧師；同時又是一個罪犯，一個虛偽的法利賽人！

『你不要又信奉上帝，又信奉馬門。』但在他底心裏却有兩個主：一個是上帝，一個是馬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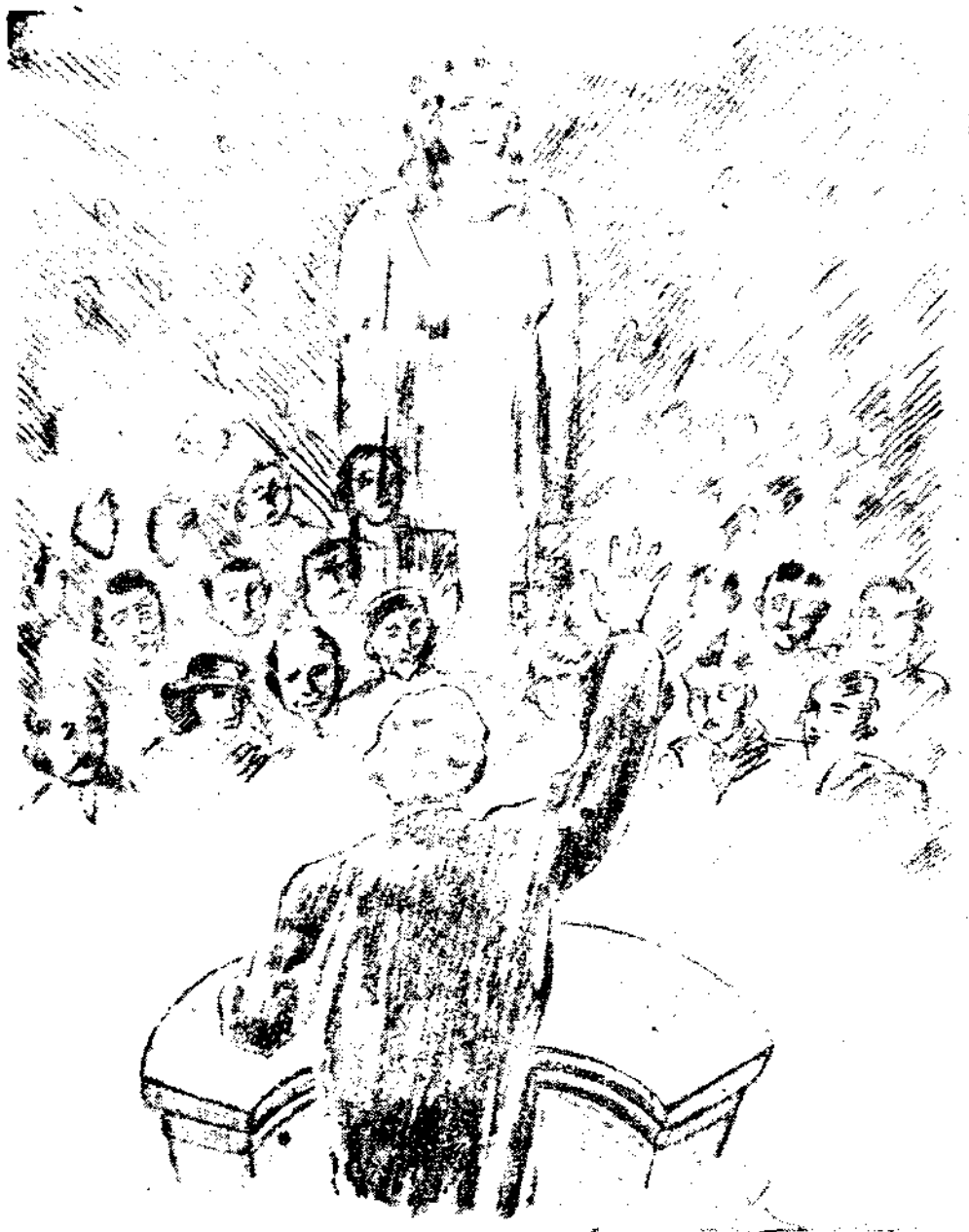
到中國後，二十餘年來他便生活在一種極端相反的矛盾的狀態中。每當聖誕節的夜裏，想着依利莎伯就在這人間狂歡的佳節永別了他，他彷彿在歡呼的歌聲裏聽着了一種低微的嘆息。望着女兒和保爾的天真而純摯的愛情，他心裏更感到難以自己的戰慄。

『天國是他們的，』老提摩太祝福道，『因爲他們是生活在愛裏。愛使他們得着生命。』

而且，這愛，是『從清潔的心，和無虧的良心，無偽的信心，生出來的。』

然而，老提摩太他自己呢？

依然是萬衆歡騰的聖誕節的晚上，雪花在空中飛舞着，大地都已變成了銀色的世界。孩子們愉快地唱着歌，在冬青樹和菩提樹下，聖誕老人露着慈藹的微笑。老提摩太手裏挾着一本聖經，有如一個判決了的死囚，他踽踽地同時也是絕望地在福開森路走着。他不乘電車也不乘黃包車，他是要在靜寂的雪夜中追尋依利莎伯底舊日的面影，追尋她底笑聲和嘆息聲，



和追尋她底夢一般的愛情的歡叫聲。

晚禱的鐘聲響了。大家魚貫地向着徐家匯的禮拜堂走去。衆人坐定之後，老提摩太便低着頭站在講台

前，在靜穆而莊嚴的空氣中。他底心兒戰慄了。翻開聖經，這老牧師用一種發抖的聲音讀着哥林多前書十章四節至六節：

「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不自誇，不張狂，不作害羞之事，不求自己之益處。……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

接着，他上氣不接下氣地對衆人講道：

「諸位兄弟姊妹們！今天是基督耶穌誕生的佳節，同時也是……」

他忽然中止了。這不啻是在人們面前宣佈自己底罪過，他有這勇氣嗎？沒有的！要不然他就不會悄悄地跑到遼遠的中國來，二十餘年以前他在紐約就該向一切

的人們自首，說明自己是一個貪生畏死的殺人犯。一個自私的法利賽人決沒有在真理前面屈服的勇氣。隨後他又接着說：

「你們要愛上帝，正如上帝愛你們一樣。你們還要彼此相愛，愛可以使你們得着生命，不然你們就會失去生命。耶穌爲了愛世人而被釘在十字架上，但他亦不因此而憎恨世人，他祇說，「饒恕他們，因爲他們所做的，他們自己都不知道。」你們也要有這種精神。爲了愛而犧牲了生命，這是常有的事，但千萬不可因此而產生了恨。你們祇能恨你們底敵人，不能恨你們底朋友。凡是無惡不作的暴戾的殺人犯，這是你們底敵人，爲了成全你們底愛，你們可以恨他，用石頭打死他。……」

說到這裏，他底聲音由激昂的轉而爲微弱的了，衰老的身子也像一顆枯槐樹一樣倒下去了。

衆人都驚惶失色起來，莎莉和保爾更兩步一趨地跑到他底身邊，用一種近乎嘶啞的聲音喊叫着。禮拜堂的秩序也紛亂了，鐘聲嗚咽似地響着，彷彿就是爲這孤獨的老牧師敲着喪鐘一般。

雪已經止了。莎莉和保爾用汽車把他送回家裏，在那幅女人底畫像下面，在溫暖的火爐旁邊，老提摩太氣息奄奄地躺着。兩個年青人更悲傷得泣不成聲。

「我生了，戀愛了，死了！」最後，他撫着女兒底金色的頭髮太息着，「依利莎伯呵，請等着我，我現在要追尋你到地下去了。」

幾天以後，在滬西的一所西人底墓地裏，在那株孤寂的白楊樹下，平添了一座新坟。那石碑上刻着：

「約克布·提摩太之墓。」

石碑的左邊還有着這樣的話：

「我生了。戀愛了。死了。」

—— 約克布·提摩太 ——

徵 稿

速寫 民話傳說
通信 民謠時調
短劇 中間讀物

▲望海內外同文踴躍投稿▼

新 小 說 社

晉謁

萬迪鶴

畫之元陳

青年章實君，在自家住的斗大的亭子間裏，化了七天功夫，寫成一篇「關於薩爾歸德問題」的論文。他把這篇論文，雙手捧在手上讀了兩遍，這篇東西的意思是很好的，文章也做得很好，現在他是在字句上推敲，他打算在這篇文章上做出點成績，要叫讀者感動一下。



他修改好了，題目和署名也都弄好了，現在有一個問題橫在前面，就是他該寄到那一家去？

他想了一會，還不能決定。

所有的幾個大雜誌他都投過稿，不過他都不認識那裏面的人，所以有的時候，雖蒙登錄，但有時連稿子的尸首也撈不到的事，也不稀奇。

他想想自己的情形，總覺到自己門路太窄了，甚至於簡直可以說是太沒有門路，以致於受到很多無味的損失，把可用的作品丟掉。

由於這樣，他就產生一種尋找門路的思想；他打算今天拿了這篇稿子，走去拜訪一個雜誌編輯，這個編輯，曾經收用過他幾篇稿子。

他穿好了衣服，戴上帽子，鞋子也擦了一擦，收拾清楚了，拿了稿件放在荷包裏，走了出來。

換了兩次車，一路上他想到今天這辦法頗有道理；他應該和別人聯絡聯絡，他覺得今天要好好同那位編者談談。可談的問題很多，國際聯盟問題，遠東問題，太平洋問題，第一次世界大戰問題，滿洲問題，還有國內種種問題，自然他們當大編輯的人是不大願意談國內的問題，這可以不和他談，而目下薩爾



問題，總可以和他大談特談了，這是一個頂新鮮而又可以暢談的大問題。

他覺得另外可談的話還很多：雜誌本身銷路，文化界消息，還有什麼文章可做，什麼文章不必做，缺些什麼稿件，如此等等，也都是可談的，特別是缺乏什麼稿件的問題，這與自己本身是大有關係。

他一路走一路就想這一番交談的終始，段落，層次，他精心刻意地推敲，打算捉住一個機會在別人面前表現自己一下。這樣想想，他不知不覺已經到編輯所了。

先是按鈴。

一個五十多歲，穿灰布長衫的老頭子，開了門，把個尖頭從門縫裏伸出來了。

「會那一個？」

「會于先生。」他頂起勁地說。

「會那個于先生？」尖頭茶房一面問一面向他上下打量，並且告訴他說這裏于先生有三四個，一個老于先生，五六十歲了，蓄了長鬍子。一個年青的于先生，穿的西裝，二十七八歲。還有一個于先生，今天不來。

「會于文佐先生。」

他搜出一張名片來，伸了過去。

那茶房接了名片，就把他引到左手客廳裏。

是一個很普通的客廳，有幾張沙發椅，中間一個餐台，台上蒙上一層白布，壁上有幾張油畫，有一架掛鐘，上首牆壁上有國旗黨旗總理遺像，他先是看油畫，看過油畫，覺得也沒有什麼道理，便在總理遺像的右下首，拉出一張椅子坐下。

鐘「的答」「的答」地響。

一分鐘。

兩分鐘。

有個五分多鐘的光景，那尖頭茶房才回來說「請等一息功夫」，放了一杯白開水在他前面。

他又等，又過了五分鐘的光景。

他心裏有點不舒服。

「怎麼還不來呢？」

但立刻他這種不舒服的心情就不打消了，因為他覺得主人方面也許還有必要的事沒有做完，必要的事，沒有做完，不是有礙暢談麼？

于是他耐心地再等，再過了五分鐘光景，他老遠看見一個老頭兒走近客廳來了。

這個老頭兒，有五六十歲的樣子，頭毛一半白了，也是穿一件灰布長衫，他的背有點駝，可是駝得並不很利害，要不是那個門房的頭長得特別尖，那他們兩個的樣子真不容易分得出來。

他的面孔上雖然有點皺紋，但也許是營養充足生活得法的緣故，皺得並不利害，而且額角上也很能顯光澤，鼻子很像相書上所謂的獅子鼻子，留了鬚鬚，眼睛很小，沒有什麼神采，好似什麼都不高興看的樣子，這樣子，說明一個人生活得太久了，對於什麼都沒有濃厚興味。又好像疲倦了要睡覺的樣子，只不過不會打呵欠。

于是這青年作家連忙站起來，和他鞠躬，預備和他握手。

但是老的一位的手在預備拖椅子。

他把椅拖出來以後，把手向右前方一伸，表示「請坐」

，自己也坐下。

青年這時候總覺得做主人的坐下一定有一番客氣：什麼欽慕之忱一類的話。或者是一個誠意的道歉：對不住累你久等之類的話。

然而完全出乎他意料之外，這老頭子不會這樣做。

老的一位坐下之後，一聲不響。

他只好先開口了，他問道：

「于先生近來忙麼？」

「還好。」

「一天有八小時在社裏吧。」

「是的。」

「那事情一定很多吧？」

「也還好。」

沉默。

青年又問：

「這邊除了于先生之外還有幾位編輯！」

「有四位。」

「他們都是分欄編輯？」

「是的。」

「決定稿件是由先生？」

「是的。」

沉默。

「外來稿件很多吧？」

「還好。」

「于先生前幾期自己也做文章麼？」

「不常做。」

「上期有一篇關於滿洲問題的文章是于先生寫的？」

「是的。」

于先生好像機器似地，只是專門回答，回答之後，不發一言，于是就構成一種可怕的沉默了。

青年又問：

「現在雜誌每期能銷多少？」

「兩萬份。」

「兩萬份不算少。」

「是的。」

「現在雜誌雖然多，銷路好的少。」

「是的。」

「單行本比較好些？」

「也不見得。」

「要看情形，有的也還好。書局銷的方法，也有關

係。」

「是的。」

回話都是簡單明白，回話的時候將頭微向前點一點，下顎也動一動，好像非常謙恭的樣子。那稍有皺紋略顯倦意的面上，也露出笑容，不過這是一種假笑，而且只一下功夫便消失了。

青年作家又問了一些話。

老的一位都照樣簡單明白地回答。

接着又是沉默。

這種沉默籠罩整個客廳，非常可怕，這青年覺得好像有一個要吃人的怪物逼近了似地，他感到全身難受。吐氣不過來。但是還在勉強找話說：

「近來收到的稿件很多吧？」

「並不多。」

「每天平均總有十來件？」

「是的。」

「外面投稿比較得多？」

「是的。」

又是沉默，可怕的沉默。

青年的話再也難于繼續了，只好等，等于先生來幾句敷衍

想話，他好借故告辭。

但是于先生有一句話，好像于先生也在等，專門等他問話，他好簡而明地回答。

的答，的答，的答……

答的，答的，答的……

那壁上的鐘先聽去是的答的答地響，後來慢慢兒變做答的答的地響了。

青年的一位覺得這老頭是故意使他下不去。

他肚皮裏有了一肚皮的難受，一肚皮的悶火，還有那許

多國際問題也關在裏面。

談遠東問題麼？談薩爾問題麼？

他不知道該從那個問題開始才好，又不知道第一句話是

如何開始才好。

依舊是沉默，這沉默好像要埋掉他似的。

他終于有些憤怒了：

「談什麼鳥！走吧！」

然而走也必須作一個結束才好走。

這個局勢是不適宜于談問題。

但這局勢也不適宜于沉默。

的答，的答，的答……

于先生摸了一摸鬍子，看了他一眼。

答的，答的，答的……

他也看了一看于先生摸鬍子。

雖然不適宜于沉默下去，但是要打破這種沉默又不可

能，現在就成了這種局勢。

這位章先生再看老頭子的時候，那老頭子已經不摸鬍子了；只是泥塑木雕的偶像一般，毫無表情地坐在那邊，好像他那謙恭的態度，簡單明白地回答，是前天就預備好了的。現在只在專門等他問話。

他想不到老頭子用這個辦法招待他。

老頭子的這種辦法，先不過是使他難受，後來是發急，後來慢慢地使他心慌而且氣憤了，但是他並不是氣憤老頭子，他是氣憤自己，老頭子的這個辦法，使他覺得自己要不得，自己是混蛋，自己可惡。

「我怎麼不加思索地就跑來了呢？我真混蛋糊塗！現在怎辦？」

他現在不知道是說話好還是不說的好，他也不知道馬上走好還是再坐一會再走好，他簡直沒有主張；也沒有方法把這個局面敷衍下去，再作一個結束。他坐在那裏，只聽見鐘擺響和自己一顆心畢畢跳跳地跳。

章先生扭過頭來望望壁上，想找出一點談話的題材來衝破這可怕的沉默，但是找不出一點談話的題材來。只向總理遺像看了一眼，但是仍然無救。沉默是不可能了，他只好再打點精神找話說。現在他好像連吃了一百次敗仗的戰士重上戰場一樣。

「于先生現在寫點什麼文章？」

「不常寫。」

于先生回答，照樣有謙恭的態度，照樣面有笑意，照樣簡單明白，而且照樣沉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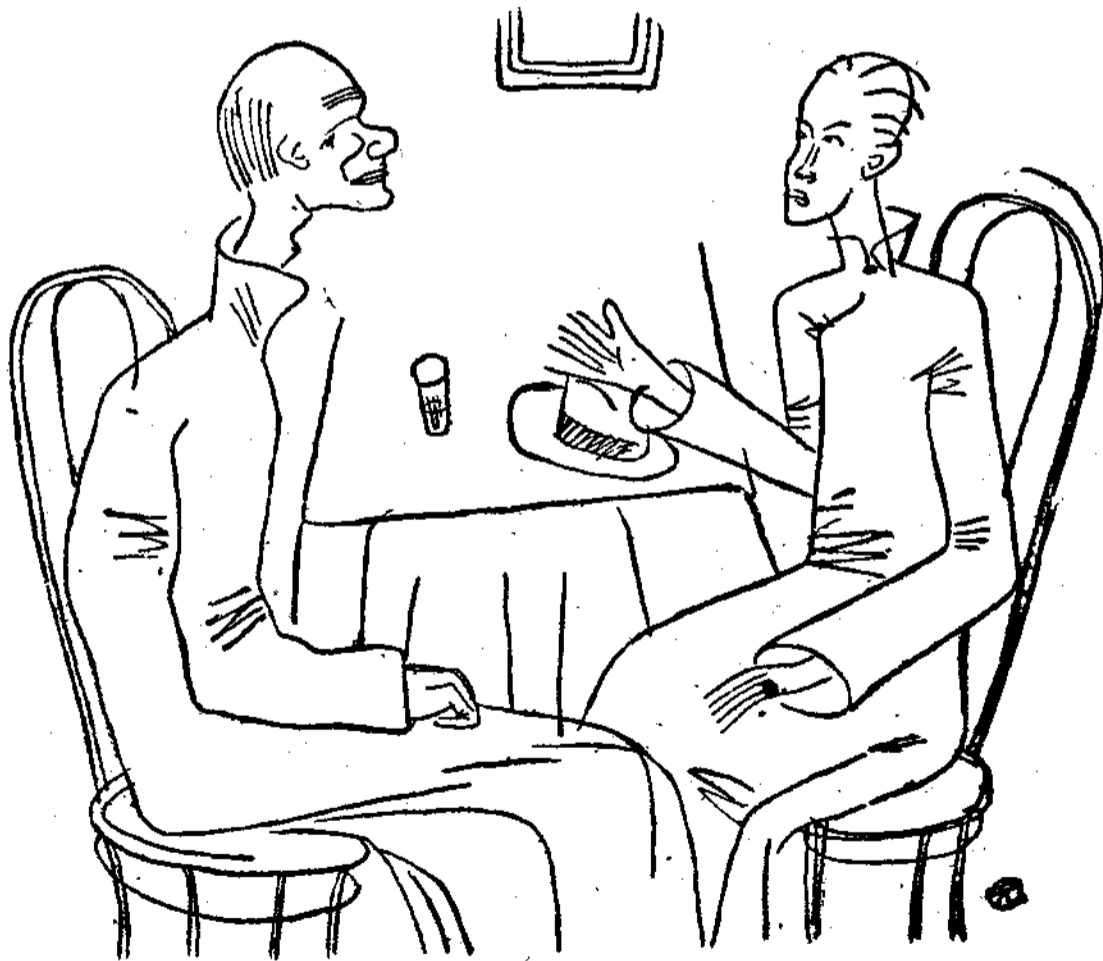
「于先生對於讀者信仰是很深的，也應該抽些功夫寫點東西。」章先生口裏這樣說，但他心裏覺得這近乎拍馬屁，——可恥。

「是的。」于先生回答。

「于先生——」他已經不清楚自己在說什麼話了。

「是的。」

「于先生！于先生！……我無恥」他心裏這樣喊了，這時候是真個不能有一句能說的話可扯了，他很想告辭，但是他的頭腦已經昏亂得不知如何啓



齒，而且他覺得馬上就走，那真是狼狽而逃的形勢，不，簡直比狼狽而逃的形容辭還壞些；而不等于被人家攪屁股一脚踢出去麼？現在他不敢看老頭子一眼了，他的額角鼻樑在大粒地冒汗，他真想一下鑽進洞裏去，或者鑽進桌子下面，等誰也見不到的時候，一溜煙地衝出去，衝出去之後，再照臉刷自己幾巴掌，看自己爲什麼要出來無端地受辱。他這種受窘的情形，簡直是難以形容，那個味道，較之被這老頭兒，吊起來打一頓還壞得多。

他雖然這樣流汗受苦，但老頭子毫不關心，仍舊一聲不響地坐在那裏。準備回答他的問話。

鐘聲還是的答的答的，不過聲音好像變了，比以前不同，使得這青年聽了好像一下一下地都是撞在他心上。

「快點結束吧！快點結束這個局面吧！」

有這種聲音在催促章先生。

章先生幾乎要暈倒了；但他還是力持鎮靜，找些話出來，想藉此作個結束。

「現在于先生這邊重要的稿件都是特約？」

「是的。」

「特約的稿件也有不用的時候？」

「是的。」

于先生的態度依然如故。

他想去拿自己的帽子，但可怕自己所選擇告辭的時候更不像樣，後來他決心再說一句話就告辭了，他提起最大的氣力來：

「現在于先生這邊缺那一方面的稿子？」

他覺得這聲音也變了，不像自家口裏發出來的。

于先生態度平穩，照樣客氣而又簡明地回答道：

「航空方面的。」

青年趕忙接了下去：

「唔，航空方面的。」

他伸手去拿帽子，那帽子好像有一千斤重。

出門來，他用手拭了一下額角，汗一大把。

「咳！混蛋！什麼東西！」

他氣急地罵了兩句。但他憤怒的對象並不是老頭子，而仍舊是他自己；所以接着他就惡狠狠地嘲罵自己。並且用拳頭照屁股上捶了幾拳頭，然後獨自一人在街上茫然地走着。

徵求富於通俗性的小品文

新小說社



野祭

姚雪垠

(畫弓人楚)

——幼年生活的一段——

奶拉着我，衝着泪，提着紙，一直向荒郊走去。

在奶要向荒郊走之前，家人曾勸阻過她許多次，她不聽。她說今兒是「十月一」，是鬼節，無論怎麼也得去給她的大兒子燒點兒紙。

「真是！」叔在奶面前吵起來。「你真是老糊塗！爲

啥你要說他不在了？」

「他，我知道，我知道，你們別哄我，他怎麼不是死了？」奶的泪順着臉頰往下爬。「昨天晚上，昨晚

上他又給我託了一個夢！我夢見，他……」

奶抽咽着，又要去述說她的夢，被大家趕忙拿話岔開了。爺扭過臉，嘆口氣，低着頭兒走出院子去。

爸爸沒有消息已經七年了。在這七年中，奶同媽差不多是夜夜都有夢。但媽的夢很少說出來，說出來的也盡是些吉利的。她常常哭，在夜間，往往在我睡着後。白天有時她也哭，回數却不多，也從不放出聲。奶哭時她便到一旁勸，給奶說些寬心話。

「娘，你老不用怕。」媽說，「昨晚我又做了個很好的夢，怕啥的，不礙事！」

媽照常拿個好夢說給奶，一直把奶勸得不哭了，她才走進自己屋裏去，躺在床上，蒙住頭，悄悄的哭起來。

有一次我半夜醒來了，覺着床在動，並且有什麼聲音在枕頭上。我喚媽，媽不應，我伸出手來摸摸媽的臉：像從水里撈出來。

「媽！」我又摸摸媽的眼，「你在哭的吧，媽？」

媽真的在哭着。而且經我這一問，更痛了。

我想勸勸媽媽，可不知說什麼好。平日媽勸奶的話，我全沒記住。我把小手儘在媽的眼上拭，臉上摸摸，捏捏她的鼻子，拉拉她的耳朵，想逗她說句話。

但媽只緊緊的按着我的手，還是哭。我用別隻手伸進媽的胳膊窩裏去，抓摸了一陣子，想逗媽笑笑，沒成功。很奇怪，媽平日沒有過這樣的。平日媽哭時只要我一逗，她就會一面格鬥格鬥的抖着氣，一面同我玩起來。可今晚媽是怎麼着，幹嗎，不理她的乖乖了？

我覺着怪難過，把臉埋在媽的奶頭上，哭起來。媽到底還親着她的小乖乖。她把我的頭放在她的胳膊上，替我擦了泪，還用手在我的身上輕拍着，溫存我。我于是不哭了，等着媽說話。可是媽依舊斷斷續續的抽咽着，彷彿從來就不曾這樣傷心過。時間在暗中靜靜的向前爬，半天，半天，媽才說出來一句話：

「莊兒！剛才，剛才你……爸爸回來了！」媽說畢便又哭起來。

媽說爸爸回來了，我不免很驚奇。我始終只見過爸爸的舊像片，看模樣兒和叔差不多。據說我幾個月時他就失了踪，但究竟往哪兒了，連媽也不知道。媽常在夜里哭爸爸，奶常在白天哭爸爸，她們都想着爸爸是死去了。爺和叔總咬住說爸爸沒有死，說爸爸是

在軍隊里。媽在奶面前也是這樣說，高低說爸爸不礙事。奶常說她明白，什麼事情她都打聽得清清楚楚的，別想瞞哄她。她聽說爸爸在學里隨了個什麼會，是主張打富濟貧的，給軍隊逮去槍斃了。不過有時她也不堅持，也一半兒相信爺和叔的話。她說：『我也想着紅兒的爸爸不會死，不會的！』奶說時便望望天：『有老天爺在看着。咱們沒殺過人，放過火，沒作過一件虧心事，老天爺不能瞎着眼！』她還說：許是軍隊開遠了，所以才幾年沒音信；以前她老爺二十五歲時給紅頭裹了去，也是一去沒消息，直到鬍子白了才回來。至于我，從來便相信爸爸沒有死；即訖是死了，爸爸也終有一天會回來的。如今媽說爸爸回來了，多麼希奇呀！可是爸爸在哪兒？床上並沒有，難道不在這屋里嗎？

于是我靜靜的聽一聽。聽，好幽靜的午夜！窗外有風聲，雨聲；屋里有媽媽的哭聲；頂棚上，衣櫃里，抽斗里，床下和桌下，有耗子在奔跳着，唧唧着，唧唧唧唧的喂囓着。呵，什麼聲音都聽得見，除掉爸爸的。爸爸有些什麼聲音，我也不清楚；不過想

來大概跟叔差不多：有說話聲，笑聲，讀書聲，嘆氣聲，走路時還有脚步聲。這些聲音全聽不見，爸爸許是另外鋪條席子在地上睡着了。

我把頭從媽的胳膊上抬起來，再仔細聽。

一陣風，抓住窗外的石榴樹猛烈搖幾搖，把枝葉上的積雨全搖下來，嘩啦，嘩啦，洒在地上，碰在牆上和窗上。風過後，一切又依舊。雨，一陣緊，一陣鬆，瀟瀟的，瀟瀟的，在石榴樹上，屋瓦上，鷄籠上，柴堆上，不停的下着房檐的滴水，像奶屋里的掛鐘般的，永遠單調的，寂寞的，噹噹，噹噹，敲着檐。屋里：耗子依舊在跑，在跳，在唧唧，在唧唧；媽依舊在悄聲的哭着。我仍然聽不出爸爸的聲音來，不覺大失望。但我也恍然明白了：無怪乎媽每夜夜的哭着，原來她的夜是這麼的淒涼，這麼的長呵！

忽然。我聽出來有什麼聲音在床外，在地上，像是呼吸，也像是奶睡着時扯的喝嚕。對，沒錯兒，爸爸真的回來了！還到底不出我所料：爸爸在地上鋪條蓆子睡着了。

我高興非常，想從床上跳起來。但終于沒敢跳起

來，我怕紅眼綠鼻子。奶說夜里有紅眼綠鼻子藏在黑影里，小孩子不能離開媽，一離媽就會給呵嗚一嘴吞到肚里去，像貓兒吃耗子；呵嗚呵嗚的。有一次我跟

叫他，却試幾試叫不出口來！
我靜一靜，又想一想，最後決定只裝不知道是爸爸，先問一聲兒看。

「那誰？」

沒人應。我又問：

「誰呀？」

「汪！……汪汪！」

生，偷偷的爬下床，給紅眼綠鼻子呵嗚一嘴咬住了頭，小強媽聽見了，趕忙從紅眼綠鼻子嘴里奪出來，才沒給吞了去。媽彷彿也說過：在夜裡有人來叫門，高低別給開，叫門的都是狠老婆；下雨的夜裡蜘蛛精怕龍抓常躲在屋裡邊，小孩子更不能隨隨便便的爬出被窩的。奶跟媽的話都有道理，我得小點心，只叫句爸爸試一試。

呵，原來是老黃！老黃平素在院壁柴堆上邊臥，怕雨躲到屋裡來，我當做是爸爸回來了。「媽的！」我罵了一句，頹然把頭放到媽的胳膊上，就想哭起來。

「小蘆，」媽急忙問，「你看見啥了？」

「沒有，媽。」

「你問誰？」

「我聽見老黃在扯喝嚕。」

覺着怪不好意思的，我只叫一半，忙改做喚媽了。可是媽也沒理我。除非對着媽常在手中摩弄的那張舊像片。我從不曾問誰叫過爸爸的。雖說「爸爸」這兩個字我聽得沒遍數，學得也挺熟，可真要叫時就很不順嘴。唉，多難過：媽儘在低聲哭，不理我；我明白知道爸爸在地上睡着，在呼吸，在扯喝嚕，我滿心想

把老黃當做爸爸的事情，我沒敢告訴媽。幸而媽也沒再追問我。媽止了哭，一面抖着氣，一面在我臉上親了親，拍着叫我睡。但我高低睡不着。媽剛才說爸爸回來了。並不是一件小事情，我得問出個明白

來。

「爸爸在哪兒，媽？」

「我夢見他的鬼魂回來了！……一身血！」媽又哭起來。

我不由的起了身雞皮疙瘩，忙把頭縮進被窩里。風聲，雨聲，媽的哭聲，狗和耗子聲；我全聽不見。我只覺着媽的胸脯在鼓動着，很急促。唉！媽的夜竟這麼漆黑，悠長，古怪，淒涼，可怕，……我從前一點兒也想不到！

我害怕，又覺着媽可憐，就在被窩里哭起來。

第二天，奶說她也做了一個夢，夢見爸爸回來了。

爸爸已經做了官，披着武裝帶，帶着成羣的護兵回來了。汽車停在大門外，爸爸同護兵從汽車上跳下來，走進院便喚了一句「娘！」隣居們都趕來看爸爸，院子里站的全是人。爸爸一揮手，護兵和隣居們都散了，他獨自走進上房去。奇怪，這時家里人全沒見了，屋里只有我同奶。而且最先看見的還是我。更奇怪，我是沒見過爸爸的，却一看見就喊着：「爸爸

回來了！爸爸回來了！」嘩，事情愈變愈奇了。怎麼一變彷彿奶正睡熟着，她給我的喊聲驚醒后，爸爸已走到床面前。我又不見了。她撲過去緊緊的將爸爸抱了住，想着這次一定不是夢，熱淚便像兩串珠子斷了線。

「我的兒呀，你可回來了！你可回來了！」

她哭，爸爸也在哭。她終於給自己的哭聲驚醒了，什麼也沒見，只冷雨輕扣着窗櫺。

「小荊媽，」奶揩揩泪，嘆口氣，「你說這是主凶呵還是主吉？」

「這是個好夢，跟我夜裏的夢差不多。」

媽說畢隨即給我使了個眼色，意思是不許我胡說。然后，媽又接着道：

「也許他爸爸快有信息了。」

「我也是這樣想，」奶說。「一連這好幾夜，總是夢見他爸爸回來了。小荊媽，我想不能完全沒意思！」

「是呀，要沒個啥意思，也不能這麼巧！」奶默然了一會兒，道：「只要老天爺睜眼，只要天上還有

神！……」

只要有神在，只要老天爺睜着眼，奶想，爸爸是終會平平安安回來的。一家沒幹過一件虧心事，坟地又沒甚毛病，奶不信能死了她的當頭兒。雖說爸爸在學里隨了個什麼會，可主張打富濟貧原也且好意，犯不着拉去槍斃的。

「我不信，不信老天爺會不睜睜眼！不信人們不講一點兒理！」

奶這樣的憑着天爺，好夢，和一家人沒幹過一件虧心事，不知打發了多少悲苦的日子！

早飯后，奶拉着我到天后

宮里去抽籤。籤是上上籤，更證明一連幾夜的夢都是好預兆。奶平素就相信天后娘娘的籤最靈，所以這天沒有哭，沒吃藥，精神也顯着健旺些。她吩咐把她的布衫洗漿好，免得爸爸做官回來了，她當老太太的却

穿得不像樣。

「你們想：就让他自己不恥笑自己娘，護兵們該不恥笑哩。噫，誰家老太太穿得這麼髒！」奶說着就轉過來向我道：「小荏呀，你的爸爸快回來了。」

「爸爸快回來了！」荏兒覺得很快活，「奶，爸爸還給我帶有小皮球！」

「噫，小皮球，小皮鞋，洋娃娃：樣樣都有！」奶的臉上閃着笑。

「都有的！」我陪奶一個天真的笑。

爺在旁邊揩揩泪，勉強也笑了。

從此每逢軍隊打門前過，

奶就特別留着神，看是不是爸爸帶着回來了。倘有人提到軍隊的事情來，她總要嚙嚙嘴的打聽着，還問爸爸的軍隊到底什麼時候才能來。但時光不停的向前流，證明了好籤好夢都不應。她常帶我去占課，賣課



人好似負債的，總是許了個不可靠的日期叫她期待着，一直期待到如今。七年中的憂傷與懸望，暗暗的砥白了她的頭髮，壓駝了她的脊背，又眼斷了她的心頭上搖曳的希望線。

「老天爺不睜眼，天后娘娘的籤靠不住，課也靠不住，夢也靠不住，……我的當頭兒子是死了！唉！唉！可再沒有想頭了！」

但奶近來提起爸爸時並不怎麼哭，她只瘋子似的罵。她罵老天爺瞎了眼，罵人們不講理，罵過了就倒到床上睡一天，兩天。媽自從過了中秋節就病倒了，三天輕，兩天重，只見一天瘦一天。有時在夜間她把我搖醒來，在我的臉上親了親，哽咽道：

「乖乖快長大，長大給爸爸報仇去！」

停一停，喘一陣，她又接着說：

「惹兒！」她哽咽得幾乎說不出話來。「我……我死了，你哭……哭不……哭？」

「媽不死！我不要媽死，我不要……！」

我樓着媽的頸子，胸口就彷彿快要破裂了。媽吁了一口氣，低聲道：

「媽是……媽是活不長……久了！」

於是媽哭，我也哭；有時還彷彿聽見奶也在上房屋里哭。每次夜里哭起來，我便覺着黑夜好似給哭聲拖得無盡的長起來，永遠明不了。

今兒早飯后，媽喚奶到床面前，低聲囑咐了幾句話，奶就決計要到郊外去燒紙。一家人百方兒勸阻她，她不聽。她說：

「在家我不能痛痛的哭一場，難道也不許我到露天野地里去哭哭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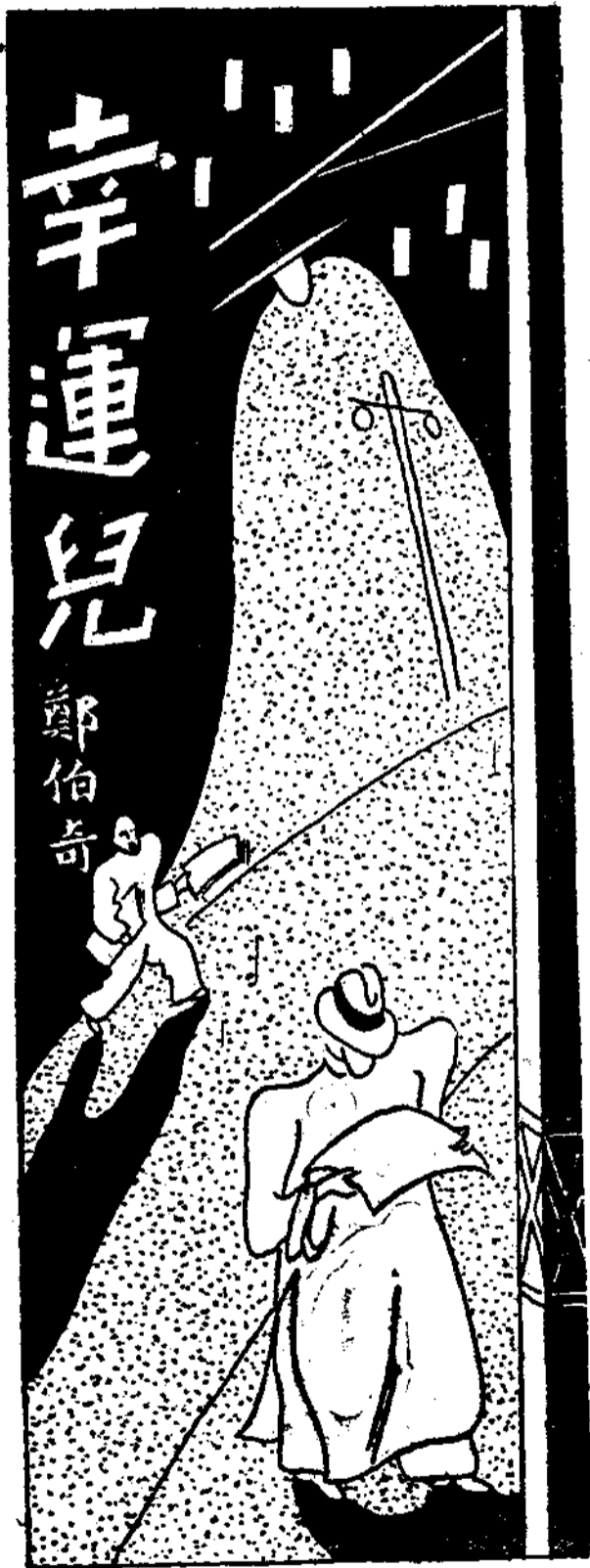
她于是便拉着我，銜着泪，提着紙，一直向荒郊走去。

初冬的曠野，已霜風淒厲了。奶在霜風里，戰戰的，有點兒支持不住。她選了個空曠的地方點了紙，拉着我坐下去，哭起來。紙灰隨風飛起到空中，和着哭聲散開去。我們哭有兩個多鐘頭，奶扶着地艱難難的站起來，拉着我，踏着衰草，朝着回去的路上走。

「小紅，咱們走快點，說不定你爸爸會突然回來了。」

我沒做聲，只抬頭望了奶一眼，默默的向前走。

（一九三五年三月于北平）



李旭丹作插圖

「阿要看看剛剛出版大晚夜報，兩大張賣五只銅板。獎券今天開彩，中獎號碼皆來啦。阿要買剛剛出版大晚夜報？……」

賣夜報的喊聲給黃昏的馬路上更添了一番煩惱亂雜的氣象。金保祿買了一份大晚報，順手打開一看，他却有點迷糊了。

（到底自己買的是幾號？）
他三步併成兩步，急忙跑回家去。

金保祿是聖X X堂的賬房。他家裏代代是吃教會飯的。生下來，他就受了洗，小時候，他在教會學校讀書；長大了，他在教堂做事。總算外國神父看得起他，不過三十幾歲，他已經到了賬房的地位了。

聖X X堂是上海很有名的教堂，每年銀錢出入很大。從前的賬房常常出毛病，給外國人趕走。他做事很忠實，對人也很和氣，有些人開玩笑，便叫他做聖保祿。

他這回買獎券實在是非常偶然的。因為他得人信用，內

地教友常常托他代買東西。河南的教友張彼得，前幾天，寫信叫他代買五塊錢的獎券。

買好了獎券，剛要轉身回去了，他聽見伙計對兩個穿工人衣服的朋友說：

「要買還是趁早買罷，下一趟，中了頭獎也只能得到一半數目了。」

他心裏很奇怪地動搖了。他想獎券賣了兩年了，自己一回還沒有買過。女人吵過好幾次，要給小的孩子買一條，試試運道，自己都不肯，如今看看這樣好機會就要完了。

他不自主地從身邊摸出了一張十元鈔票，給自己也買了一張。

在路上，他後悔起來了。這是教堂付賬的公款，怎麼好挪用？但他又想李木匠和自已很熟，索性得了獎，一齊付他，也不要緊。

好像怕給人看見，他即忙離開了這熱鬧的馬路。

金帥母正在廚房燒菜，只見金先生滿頭



大汗跑了進來。

「獎券開彩啦！」

「中了嗎？」

也不回答，他就向樓上跑。

進了亭子間的臥房，他順手把門關上。拿鑰匙開了五斗櫃，取出了一本聖經，他的手不住地發抖。

從聖經裏面跳出了一大張紅紅綠綠的紙。他的頭埋進在

那一串紙條中間。

「六〇一三一九，六〇一三一九。」

口裏不住地唸着，兩隻眼睛在報紙上面找來找去。

「頭彩沒有賣出呀！」

他吃了一驚。抬起頭來：一個黃瘦的中年婦人站在面前。

「你什麼時候跑進來的？」

太太不睬他。她的精神全被這張晚報吸去了。

「特獎，六〇一三一九。還有特獎哩。」

「什麼！六〇一三一九。中了！中了！」

太太還不相信，把獎券搶過來看了一眼。

兩個人，你望望我，我望望你，儘着發獃。

「趕緊收起來，收起來呀。」

太太有點清醒了。他機械地把聖經捧在胸上，嚶嚶咕咕地做了一會祈禱。

X

常言說：「好事不出門，惡事傳千里」；金保祿中了頭獎，並不是一件惡事，可是很奇怪，不知怎麼原故，曉得的人漸漸多了。

金保祿自己是不願意別人知道的。親戚朋友來告借，還

有法子敷衍；若是張揚出去，讓那些綁票匪聽到了，真是性命交關呢。

並且，還有一個問題：這獎券是挪用公款買來的。假使同事曉得了，一定會向洋東家挑撥。那時洋東家打起官話，那款子準得充公。自己是靠耶穌吃飯的，還敢放什麼屁！不然，給不相干的人聽到這消息，上海這地方多壞，說不定也有人出來找麻煩的。

他覺得同事們，每個人都像故意要和自己親熱；可是背後却在議論自己。這明明是說：

「別裝優！你挪用公款中了獎，我們都明白。放聰明點，拿出大家分分罷！」

大家分分，那可怎麼行！

自己挪用了給李木匠的工錢，也不過是一時方便。這款子早已還清了。本來是神不知鬼不覺的，他們怎麼會曉得呢？

金太太的意思比他高明，她說：

「別說挪用李木匠的工錢，沒人曉得；就是曉得了，又怎麼樣？中特獎也要命中注定，他們有這樣大的福氣嗎？」

金先生心裏佩服自己老婆的高見；但他比她更加實際一點。他想，李木匠的工錢遲付了半個月，也許給同事曉得

了。假使自己買輸了，不中獎；或者只中了小獎，人家也不會說什麼。可是自己畢竟中了特獎，事情就兩樣了。

跟老婆吵了幾次，最後決定給教堂捐一萬塊錢。

「我發了一點小財，完全是托主的福！」

「上帝保佑你！」

意外地洋東家對他很有客氣。因為他有了錢，那洋教師對他也兩樣了。

X

金保祿的家原住在一座不大上等的弄堂裏。他家裏住的更雜：客堂是銀行裏做事的王先生；前樓是公司寫字間的沈先生；三樓亭子間住了一對少年夫婦，說是學生，却不見去上課；三樓才搬來了一家人還不知道是幹什麼的。這樣夾七雜八的人家擠在一塊兒，有幾十萬家私的人，如何能安心住得下去。好在金先生是二房東，他藉口有親眷要來，便把他們都辭退了。

有一天，從前同住的王先生很早地來看他。一見面，先滿臉堆着笑：

「金先生，金師母，您好！怎麼還沒有搬場呀？」

「哎，王先生，我們並不要搬場，我們是有親眷要來呀。」

金師母連忙分辯，王先生却哈哈大笑。

「金師母，您不用瞞我。這樣壞的弄堂，有錢人家還能住嗎？我想你們早該搬場了。」

金保祿夫婦暗暗地吃了一驚：

「王先生真會開玩笑，嘻嘻！」

「我們窮苦人家，那裏像你們銀行界那樣發財呢。」

王先生又更笑得起勁：

「中獎券比銀行發財更快哩！不過，誰是財神，我們銀行界都有數。」

金師母連陪笑的勇氣都沒有了。

王先生這回却也做起正經面孔：

「這弄堂太吵雜，你們怕不大合式。敝行倒有一所好地產……」

X

滬西地豐路的新弄堂，地豐裏，如今，有了金保祿先生的新住宅。

王先生總算沒有拆爛污。他介紹的是押在他們銀行的一所新造的弄堂。房子不到十棟，但交通便利，環境清幽。金保祿花了十萬多塊押了下來。自己有了新房子住，每月還可以收點房租，金師母先滿意了。她並且勸金先生辭掉了聖 X

×堂的賬房。

因為這筆交易，金保祿結識了不少的銀行家，地產家和有名的律師會計師。說到立身出世上，也是一件得意的事。

跟大人先生們來往了以後，他覺得保祿這兩個字怪俗，怪難聽。有一位做過教育總長的文大律師便給他送了一個號，叫做：「希聖」從此上海的名流社會中，就添了金希聖這位新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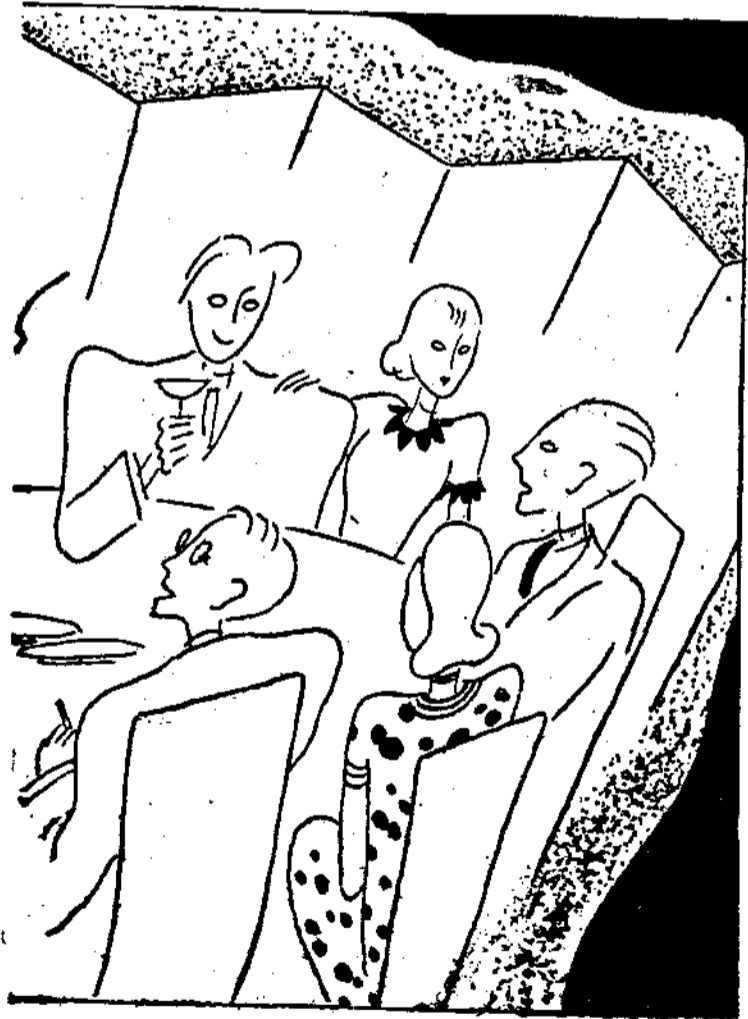
有一晚，在羣玉坊的小玲瓏書寓裏，王先生擺花酒請客。到席都是上海的一些聞人名流。金希聖先生自然也有份。他很奇怪老王倒還有這樣大的場面。

拾面擺好了，主客還沒有來，客人有的在打牌，有的在抽煙，有的在玩桌上高而夫球，有的空手看熱鬧。王先生把他拉到一邊，跟他談起話來。

「希聖，今天請你來，一來是大家玩玩，認識幾個朋友；二則還想請你幫幫忙。」

他想：「該不是向自己借錢罷。不過他有這樣大場面，借給他幾百塊，也不要緊。」

沒有等他開口，老王又說了：



「有幾個朋友想辦一個銀行。大家夥叫兄弟做總經理。兄弟資望淺，本不敢冒昧。好在背後有上海財界幾個大亨來撐腰，兄弟才答應了下來。銀行公會主席，錢業公所主席，還有張將軍，王總長，和上海幾個大亨都答應做董事。這樣的機會，你老兄也何妨出來幹幹呢！」

接着，王先生便說一大堆銀行的利益。他對於這一道近

來也有點明白，便也提出了幾點疑問。王先生都給他圓滿答覆了。金希聖答應幾天回音，可是，聽口吻，他是已經同意了。

等一會兒，一個瘦個兒的中年人和一個高個兒的老頭子來了。主人說聲請坐，客人便各找着熟人坐下了。

X

建華銀行的廣告，不久，便在報上大大地登了出來。總經理當然是王吉甫（忘記了告訴讀者諸君，王吉甫是王先生的大號。）金希聖做了董事兼監察員。

這位子並不是平空得來的。他不單是五萬元的大股東，並且，經了王吉甫再三勸說，他在這新銀行裏，還移存了十萬元現款。

如今，上海財界要人裏面，金希聖儼然也有了地位。藉着建華銀行這機關，他和幾個行裏幾個頭腦，大做投機生意。他們合組的字號，是交易所中很紅的號頭。

可是，他在做金子證券的買賣以外，對於提倡實業，也肯盡力。有幾家絲廠，邀他入股，他便一萬八千地拿出了不少。金師母老不贊成他這樣大做，他便拍拍胸膛：



「我金某人，用天下之財，興天下之利，成敗得失是不計較的。只有我走好運道，像五十萬這樣數目，總還該有幾個哩！」

瞧，他說話多漂亮！這不是一個月拿四五十塊錢的小賬房說得出的。當然，他有錢，什麼知識學問也便應該歸他所有。他的身邊不缺少幾個金元博士做顧問呀。

周游歐洲，在德法兩國宣揚過東方文化的沈一穎先生更是他的靈魂。他對老婆說的那一段話，就是沈一穎先生所宣揚的服務哲學。沈先生不單指導他的精神，幫助他的事業，並且還給他製造慰安，解除痛苦；他給他介紹了劉雲眉女士。

喜歡看電影的朋友，總還記得起這位劉雲眉女士罷。她是老牌明星，她是黑籍美人，她是情殺案的主角。金希聖雖然對這些事不大明白，可是，他看見了這位濃裝豔服的徐娘，也曉得她的來頭一定不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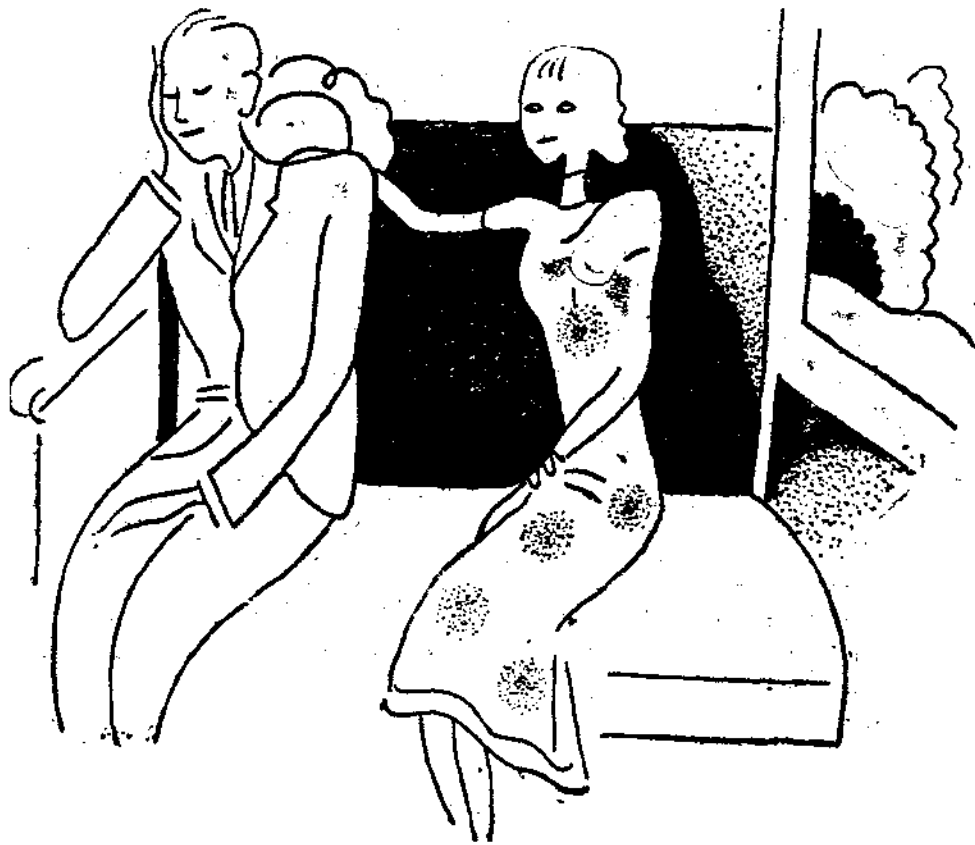
她做起嬌羞的樣子跟他拉拉手，沈一穎在旁邊告訴他：「劉女士從前的確太那個。她現在要新生活了。這很容易，這很不容易，我們應該拿出犧牲的精神，給她服務，哈，哈哈。」

結果，金先生每月犧牲五百元，劉女士犧牲了別個男朋友，他們兩個相互服務了。

X

他們兩個在澳門渡了蜜月，又在香港玩了兩個禮拜，一個春風沈醉的晚上，坐了法蘭西皇后號的頭等房，回上海來。

跳舞跳膩了，撲克牌打厭了，劉女士便叫金希聖去聽無



線電，她想聽聽流行歌曲來解煩悶。

忽然無線電中報告了一段新聞，使金希聖先生吃了！

驚：

(接五十四頁下段)



滑稽故事

蘇聯·左士陳柯作
金 人 譯

李 旭 丹 畫

現在似乎一致決議了——請寫點兒滑稽東西吧。

如此就請——講一個從生活渣滓中取出來的滑稽故事。

我們有一次站在影院裏等着一個女朋友。

那兒有一個特別女人爲我們愛上了。是那麼一個有趣而

令人滿意的沒有孩子的姑娘。是女職員。

哪，自然——戀愛。會談。說了各種應說的話。甚至寫

了幾首怎樣和本題也不能相合的詩，——如此這般的寫着：

「鳥兒從這個枝上跳向那個樹枝，太陽在天空照耀……」

戀愛在這種意義裏，反映在從前的另些個人的世界觀裏是有害處的。不必要的浪漫主義，和各式各樣的無謂的惻隱，都苦痛的幻擾着。發生些那樣的對於鳥類和人類的憐惜心，還想要幫幫他們；心是變得那麼善感；這些在我們的時代簡直是多餘了。

我就有一天，挾着自己的一顆善感的心，在影院裏等候自己的女人。

她呢，充過幾次女職員，但並不寶貴她的位置，——她喜歡遲到。

在職務上，自然是要比這個嚴厲。但她知道，兩次遲到他們是不會撤她的職的。因此，她就遲到下去。這麼說吧，她只是仗恃着個人面子，和些惻隱之心。

我就這樣站着，像個傻子，在影院裏等候着。

售票處的輪子這麼流動着。門這麼向街開着——請進來。我這麼站着。我這麼堅強的站着，很高興。想要唱一唱，樂一樂，鬧一鬧。想要推誰一下子，抓住鼻子開開玩笑。在靈魂上、歌音展開去，由於幸福的心花怒放起來。

我忽然望見——在靠進口的門處站着一個破衣襤衫的小

老太婆。她穿一件那麼破爛的帆布外套，一隻光板無毛的手籠子，一雙窟窿眼睛的絨繩鞋。

這個小老太婆嚴肅的靠着門站着，用可憐的眼光看着進來的人們，期待着，有沒有人肯布施呢。

如果是別的人們，在她這種地位，平常的總是嬉皮賴臉的站着，故意用細嗓音唱着，

或者用法國語嘟囔着無論

什麼樣的話。但是這

個女人却很嚴

肅的站着，好

像有點兒害羞

的樣子。

惻隱之心

填滿了我的心

臟。我掏出錢包來，很快的摸了摸，拿

出一個盧布來，用了純潔的心，略微彎

了彎腰，遞給老太婆。

自己感覺在眼裏充滿了眼淚，像寶石一般，

晶瑩的閃耀着。

小老太婆看了看那個盧布，說：

——這是幹什麼？

——這個，——我說，——老媽媽，請從無名氏接受過

去吧。

忽然看着

——她由於深



深不安的樣子，用腮幫子鼓了一口氣。

怪事，——她說，——大約，我並沒有求過，——幹嗎您塞給我一個盧布呢？我是在等着女兒，——預備和她到影院去的。太不雅觀，叫人看見這種事實……

我說：

——對不住……怎麼弄的……我自己一直也不明白……饒我吧，老媽媽。簡直是弄錯了。不明白人要什麼。也不知道人為什麼站着。當着那麼些人開玩笑。自己去弄明白吧。

我想，真是醜事。

我想退出去。

但是老太婆用了最高的嗓音叫了起來。

——這是什麼事，她說，不上影院去啦，有污人格。怎麼，用這種手法不致把您的手頭弄乾嗎？我還是等候着女兒和她到別的影院去，比我和您坐在一起呼吸着那有傳染菌的空氣好些。

我抓住她的手，抱歉的請求寬恕。我很快的躲向一旁去。我想，如果被老宗們注意到，這又算什麼好事呢，可是我不過在等候一個女人。

我的女人很快的就來了。我寂寞的變顏變色的，差不多失魂落魄的站着，艱然的望着旁處，為的是不再看見被我侮辱的老太婆。

我買了票，用小碎步走去趕上我的女人。

忽然從後面向我走過來一個人，扭住了我的胳膊肘子。我想轉身走開，忽然看見——老太婆又在我面前了。

——對不住，——她說，——不是剛才您要賞我一個盧布嗎？

我也不知道自己哪裏了些什麼，但她繼續着說：

——我記不清在這兒誰剛才要給我一個盧布來着……大約是您。如果是您，那麼好啦，請給我吧。女孩子家也沒有算計，第二個影院的座位，比我們想的還貴。本想一直的回



去。對不住，又想起來了。

我掏出了錢包，但是我的女人却放出了下面的驕傲的話！

簡直是，——她說，——有錢沒處扔了。如果去作那個用，那麼還是我把這些錢到食堂去喝了汽水好點兒。

不對，總之我是給了老太婆一個盧布。我們在混亂的覺中，開始看起影片來。在音樂的聲音下面，女人向我噁噁着說，兩個星期的交情了，我連一瓶香水也不能買給她，現在却把眼睛蒙起來拿錢往四處撒。

最後一個喜劇開場了，我們把一切都忘掉了，愉快的大笑着。

一九三五年一月譯

注意！

新小說 (二期三卷)

晚清文學研究特輯

(續上五十頁)

「上海華華銀行，向做標金證券生意，營業甚佳。近因標金續跌，該行損失甚鉅。茲值四底清算期，該行所欠二十餘萬，一時無法通融，迫得宣告停業。該行資本號稱二十五萬，實收只及半數；因其在美國註冊，市民深為信用，存款頗多，今一旦停業，受損失者當不在少數云。」

報告員還在繼續報告，金希望却再也聽不下去了。他的耳朵好像被大砲轟了一樣。只在轟隆隆作響。

他走到甲板。坐在一張藤椅上靜了靜神。海上的月夜是怪幽靜的。他想到前兩個月絲廠關門，自己損失了上十萬，如今又是銀行發生變化。自己做的那宗金子，不用說也是賠了。股子自然拿不回來，存款也沒有希望。自己又是董事，責任是卸不掉的。自己所賺的只有那條弄堂。但是現在這局面，押都沒有人要，誰還肯買呢？

他忽然想起了聖X堂的賬房間。那些吃「阿門」飯的朋友，還在那裏打算盤記賬簿罷。自己却好像隔了一世，再也回不去了。

「大林！你在這兒看星星麼？」
一付塗滿蔻丹的手指擺在他的胸上。他捻住她的手，輕輕地撫摸着，聲調却是很激越地問道：

「這回獎券是幾時開彩呢？」



在瓜魯河畔

斐兒

我曾經在蘇門答臘日里屬下的瓜魯河畔長地停留了三個年頭。

這是一個小小的鄉村小市，屬於瓜魯土王的領地。在以前，這並且是一個國都，（請讓我暫時把一個歷史上應該叫做部落的稱為國家吧。）建有王府和王陵。等到荷蘭的殖民者挾着犀利的武器在附近把班陣部落征服後，這位聰明的瓜魯王爺便把他的國土呈獻給這白色種人了。至今瓜魯王享有着較其他土王更為優渥的待遇，（據說由於當日投降時有優遇的條約的簽訂的緣故。）而讓他的子民經過他的手裏間接地受着荷皇的代表——荷蘭殖民總督的管轄。一等到荷蘭政府用着物質文明的精神在蘇門答臘的荒野上築起鐵路和汽車大道的時候，瓜魯因僻處海濱，便因地位

的關係日形沒落了。於是瓜魯王遷都於萬力不綠，而讓瓜魯留下她的灰黯和寂寞。

然而我却在這個寂寞得像沙漠孤島般的荒涼海角里停留了長長的三個年頭。

這於現在或將來的我想來。或許會是個奇蹟。那是，在瓜魯河畔的三個年頭的停留，我把我自己與二十世紀的物質世界隔絕，與灰暗混亂的祖國隔絕，甚且讓我和我的朋友們隔絕。我生活在一個愚昧與無知的世界，孤立在一个原始世界的荒林野莽中。我呼吸着原始人的幼稚的氣分，我是幾乎完全和我們的文明社會隔離着的。

然而我却也有我的生活的方式，與所以能夠生活下去的理由。我是在經過一陣狂風猛浪的狂潮的襲擊

之後，我的心身都是受着巨烈的創傷的。我需要休息，我需要一種適於使我恢復我的青春的精力的環境。於是我偶然的機緣停頓於瓜魯河畔；我像生活於被隔離的療養院里般地生活於魯濱遜住過的荒島。

三年的長期的休養對於我是必需而且適當的。我呼吸着熱帶草原的氣息；我生活於繁殖着的叢林野草中。我避免繁囂，我避免現代的劇烈的各種刺激。我把自已安放在一羣天真的孩子羣中，我生活在愚昧然而却是率真樸實的另—社會階層里。——這社會階層是顯然和我們的上流社會在本質上和外貌上都是相異的。——我接受着他們的信仰，同時我却忠誠地爲他們服務。我熱心和貫注我的精神於我們的工作，從這種工作里我也接受我的物質底和精神底的糧食。

每當工作之餘，在傍晚的熱帶的涼爽的辰光聽着從前瓜魯王帶着他的部下在他的國土邊境雄征爭戰的故事，使我沈浸於我們的古代的歷史氛圍中；又或者當夜晚的月亮高高地掛在椰樹梢頭的時候，聽着土人的唸咒與靈感女人的故事，又使我沈浸在神祕與原始的幻想里。我幾乎疑心我不是生活在二十世紀的人類

的破綻里；我會疑心我是處在一個古代的神祕而野蠻的社會階層的。

雖然心的創傷是曾經偶或復活：我曾在靜默的熱帶的黑夜里靜靜地無聲地哭泣；我也曾在熱帶的昏迷的熱病里發着詛咒這毒惡的世界的狂囂。當椰樹的巨叢傾着巨幅的黑影在「阿答」屋頂上，我曾在黑暗的深夜從惡夢中被熱帶的怕人的野狗的啼聲（註）驚醒；也會在陰暗的野林間幻出怕人的恐怖的景象。然而我的心是漸漸地爲赤道的迷人的景物所麻醉。我的樸實而堅強的友人們和天真的小友們曾經把我從無望的頹廢的污潭里拉出。一羣捉魚蝦的人們在狂浪與喫人的惡物（鱷魚）之羣中做生活和生命的掙扎，這件事使我堅強我的生存的力量；一羣開荒的工人在赤日炎炎中做開山闢地的工作，這件事使我確信人類創造力的可寶貴。此外，一羣活潑的小友會使我驚醒我的青春的精神；一些硬幹和苦幹的伙伴也會使我驚覺着我的精力應該不被喪失。

在瓜魯的河畔，一陣忠誠感擊的人性，和一羣坦直率真的人們會把我的病態治療，也會使我對於人的

觀點有點改變。我知道我以前所看到和接觸過的人類的心性並非真正的人性，而真正的人性却存在於簡單純樸的被人視為下層的社會里。我們如果立心要把人類改造，我們是應該先讓下層的人物抬起頭來開始。

至於我的小孩子們又是我每日不可或離的夥伴。沒有他們我將不知道怎樣渡過我的長長的炎威迫人的赤道的日子。我每天消磨許多個鐘頭在為他們而工作，而我也得着我的應得的報酬。我愛着他們，我用着一種從前會應用以從事某種事業的巨大的熱情去為他們而工作。他們却也愛着我，我甚至敢說有的孩子愛我甚於愛他或她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們。

在日里，我教他們念書，教他們去認識我們的這個世界。——這些智識是這個地方從來所沒有過的。而在傍晚，讓他們領導我去在這森林的巷道間散步。有的時候，他們還會駕着一葉馬來小舟，載我在激流的河道上漂流着。或者當着月夜，我們更少不了在這個寂寞的街道上走上了一二個鐘頭的漫步。

對於這個神祕的赤道的國土，我能夠明悉一切有如明悉我的故鄉；或者我能夠在這個寂寞的國度里獲

得美感，無疑地都是因為我有着我這羣可愛的孩童們的緣故。試想着月亮朗朗地掛在椰樹梢頭，螢火蟲成羣地像燈彩般掛在河邊樹上，他們帶着我走在瓜魯的王橋上，（一道木架的簡單的橋子。）那時月先在水面上閃着銀花，鱷魚在退潮的潺潺的流水里掉着尾巴作響。這是何等的世界！又試想着傍晚時一同行於瓜魯的王陵旁邊，看回教式的莊嚴的王墓在夕陽里寂寞地映着灰黃的顏色，而緊接在一邊的教堂里却響出高貴的教士們的呢喃誦經聲。這又是什麼樣的世界！——一個怎樣神祕的景象，掩藏在這個罩滿着叢林的世界里呵！

可惜一個端嚴的王府却被拆去了，（因為王爺搬家需要這些材料。你想這是什麼種的王爺。）只留着廣漠的遺址。一些椰樹和果林遺留在里面。然而我却能常常看見王爺赤着脚走在市上大道上，（這是習慣，倒不是經濟上的原因。）一些小民匍匐在他的身邊，而貴族們也行着十分虔誠的儀節。一個歷史上的表演是明白地顯現在我的眼前，我倒想不到我能在這個寂寞的國度里也學到了許多知識。

然而瓜魯河畔的知識還有許多許多。我看見許多土人在得到了幾天的糧食的代價時便躲在家里打羊皮鼓，唱馬來情歌。那種歌聲和鼓聲震盪在椰林里面，和震盪在瓜魯河邊，使我也曾在泛舟魯河的黃昏時，神經被搔動得感到有點癢癢然的輕漠的愉快。然而當「不景」的狂潮從外面的世界襲來的時候，許多土人便挨餓着肚子。我也曾在瓜魯道上看着許多遊手好閒的馬來少年羣聚着賭着果子的片數，（那是一種果子，像柑子般的分成片片的。）或者悠悠然談着閒天，然而荷蘭政府却強迫着他們去築路，當勒迫着的捐稅繳交不出來的時候。

總之，我既在瓜魯的河畔療養我的身心，又拾得了這些「道旁的智慧」。（讓我借用這個名詞吧。）一種熱帶的原始的神秘之感，深深地刺入我的神經。我曾經在這個寂寞的國土里發生過玄想，發展着我的生命的飄渺虛無之感。這些玄妙的幻想會使我超脫着一切而優遊於宇宙之外，在我的一生上將留下着精神的未來的基礎和惡毒的根瘤。這使我後來曾在新加坡的海濱坐在石頭上對着南國的大海做過三個月的冥

想，也會使我在檳榔嶼的關仔嘴對着臨海的燈塔和澎湃的濤聲做起未來的光明的壯烈的夢。這使我相信我具有着個於人類全無用處的聰明的頭腦，而這個喜愛冥想的腦袋必將在實際生活上被擊碎，並且是理合與以擊碎。

因為這個關閉着的窄小的國度便養成我的眼光的短視，被隔離的生活也把我自己造成一個魯濱遜的悲劇。——魯濱遜並不是一個真實的社會里的人物。我開始對於我的玄想懷疑，對於我的周圍的溫情的人物懷疑，並且對於我的工作懷疑。——縱然我的夥伴們是具有着未來的人性，然而他們能夠從這個毒惡的世界過着愚昧的生活而得他們的未來麼？——這樣想時，我又開始覺悟到寂寞已經把我造成憂鬱，青春也被孤立着的生活漸漸磨老；智識被窒息，神經也被摧殘。我開始對於我的過去做個總檢閱。我回憶着我的南來的因由，這使我驚醒我的三年來像夢般的生活。過去如輕烟般地；我的神經像觸電般地突然震抖。一陣炮火在東北震響，我像夢醒般地停止我的鼾聲。睜着眼睛從碧綠的椰樹梢上一眼望過去，我望穿雲天，

看見祖國在哭！我的心不住地在跳着，血在急流，皮膚在震慄。我對我的夥伴們說：

『另一些和你們同種類的人物正在槍刀下流着血。』

於是在某一個靜朗的早晨，——一個熱帶的平常的日子。太陽金金地。在天上閃眼；牠的強烈的光綫照在赤道的叢林；蒸着人的皮膚，晒裂地上的赤土。我捲着我的行裝脫離這個世外桃源；（這個世外桃源而今却是破裂了！碎了！毀了！讓我的伙伴們也有個發展着他們的特性的日子吧！）我像夢般在魯河上既被漂進來的現在又要被漂出去了！——瓜魯河畔的太陽呵，靜靜地看着我的赤熱的眼睛吧！

在碼頭上，我的孩子們含着淚送着我。我吻着他們的紅紅的臉頰，我吻着他們的棕黑的額角。我看見一種巨大的感情在他們的小小的心中抖動，我用着顫抖的聲音爲他們祝福。

『讓你們有個光明的祖國吧！讓你們有個光明的未來吧！』

我的朋友們緊緊地握着我的手。這些伙伴們用着

他們金亮的眼睛（這些眼睛夾在黑漆的皮膚中間，掛在堅強的頸項上，越覺動人而有力。）注視着我。這使我感到自己的渺小。在他們的強烈的眼底底光芒之下，我羞恥着我會經有着一個慣會冥想的腦袋。

『讓你有個好的將來吧！』他們向我說。

我囁囁着不會開口。『光明的未來是屬於你們的。』我心里冷靜地這麼向他們說；但是我却没有開口。

於是汽笛一聲，我便從瓜魯河畔被剝開了。瓜魯河響着她的急流疾湍之聲，浩浩蕩蕩地一直衝向海去。我還會忘記那時有一只軍艦正泊在瓜魯河口，頂上掛着一面由槍尖架起來的荷蘭帝國的旗幟，在赤熱的太陽光下威風凜凜地飄揚着。

於是我便正式離開感人的瓜魯河畔了。那個神祕的令人一生都要懷念着的國土呵！

（註）南洋狗吠，煞像啼聲，或像某種妖靈在哭。如果給一個生人聽來，真會令人發抖的。



西湖小品

侯汝華

鄉思

拾着石級，喘着呼吸，一步步的上登。

山雖不太高，人却困了。

樹脂很鮮豔的凝着。

一朵霞，插在白雲的瓶裏，是富貴人的點綴呀。

一塊黑色的大石，傍着幾根疏疏的竹，隱逸的風味是適合於從來不解風濤的少女的。

過了一個亭子，又一個亭子。

關帝廟裏，一句鳥聲也沒有，香煙却開得茂盛，

很有點像四月的棉花。

默默的有一個心願浮上：

——保佑減輕點寂寞的負擔！

擎着花傘子的黃昏快過去了，差一刻，也許會摸不着一線微踪。

忡怔地站在古城堞上。

山和山連繫着，烟霧濛濛着。烟霧裏還有更可愛的

的山，然而，我已望不見了。

風是掃着葉的。

沙漠上的惆悵，捲舒在我的胸前，——烟霧也漂

漫着我的心了。

在那一帶小河流，鼓漲着風帆的船裏，都浮載着許多少年人的思親病吧。

從蕭疎的草叢裏透出一縷的長息。——這是誰家的

夢魂啊？

天夜了。

鮮豔的樹脂，跟白雪瓶裏的一朵霞，都只留下了腐泥的氣息了。

我猛然想起了家鄉，那迷娘山下的茅舍。

——一九三五，三，十二。

水院子

六點的火車，像一條會發黑煙的吼聲的蜈蚣，爬着走了。

天地是昏暗的。

水院子，靜謐的，沒有一個客人。

燈亮着，像一個向日葵開着，陰沈沈的。

——夥計，來盪鬱金香！

望着牽牛藤的棚子，蝸牛在打盤旋，——是爲了

青春的鼓息，和薔薇味的陶醉嗎？

風，撲簌地響着的。

水院子的窗子，有秋空裏紙鳶的風箏。

湖的鏡子上，影子惶惶了。

雨滴像箭枝的插下，一片憂鬱的寒冷，漸漸地拓

大了。

牽牛花的青藤上，誰在爲牠綴飾碎珠子？一顆

星，千萬顆星，莫不是牠的墜鬢的珠屑？

風啊，吹一顆來，吹一顆到我的眼旁吧，——讓

我的血流也好凝凍，莫再作多事的奔騰了。

心酸得像二月的梅子，——默

默地在拖着時間的移动。

溫暖的鬱金香也沒有味，杯兒

甫近蒼白的唇邊，又緩慢地擱到桌

上。

——空虛的春天啣！

連嘆息也沒動的。生命已是到

了黃昏細雨的季候了。更有誰在一

席風雨之後，送一支動聽的笛曲到

我的耳中？

雨沒有停歇的意思，風也沒有

歛跡的意思，——希望已經像枝頭的

碎珠子，只有片刻的榮華，待到墜

在地面時，只留一點更深的土色。

——夥計，怎麼沒有更熱的

茶？

——沒有了。

窗子外的昏暗刻畫得更深了。

——噫！

讓我也加上點黑色的歎氣吧。

——一九三五，三，十三。





楚人弓畫

△人物素描▽

茶博士升發

酒徒

提起升發，在大木橋一帶，是盡人皆知的。他是顧廳茶館裏，飾開水的茶博士。身體長得特別長大，可是這副尊容和走路時的姿勢，似乎和這個七尺雄偉的軀幹頗不相稱。眼睛是胎生的近視，說起話來緊蹙得只有一線縫，嘴唇厚而且紫，上唇隆起，差不多和鼻孔相啣接，露出一排黃牙齒；背足彎屈而歪斜，走路時跛在右邊，使人見了忍不住要發笑。說話不是他所長，卻偏最喜歡調笑，每次給人窘住了，他祇有舉手向桌上一拍，罵一聲「×伊拉娘格×」！就走開，到灶上拿開水壺工作了。

這茶館，不叫某某樓，某某閣……而叫顧廳，因為這并茶館，除開臨街一間長供鄉下人來到鎮上喝茶外，靠後面有一所大廳，據說是姓顧的建造的，所以「相沿成習」，到現在叫顧廳了。這間大廳在下午三時至五時，夜間七時至九時，是有蘇州人演說或彈唱小說的，聽的人都是這鎮上的長

衫班清客相公。他——升發貌醜陋，却並不討人厭，很得長衫班的歡心，「升發！去喊碗餛飩來！升發！去買包瓜子來……」任何一個聽客差遣他，總是很起勁的「噢噢」應着。因此在端午，中秋，大年夜，清客的酒錢，這在他未始不是「生財有大道」唯一的進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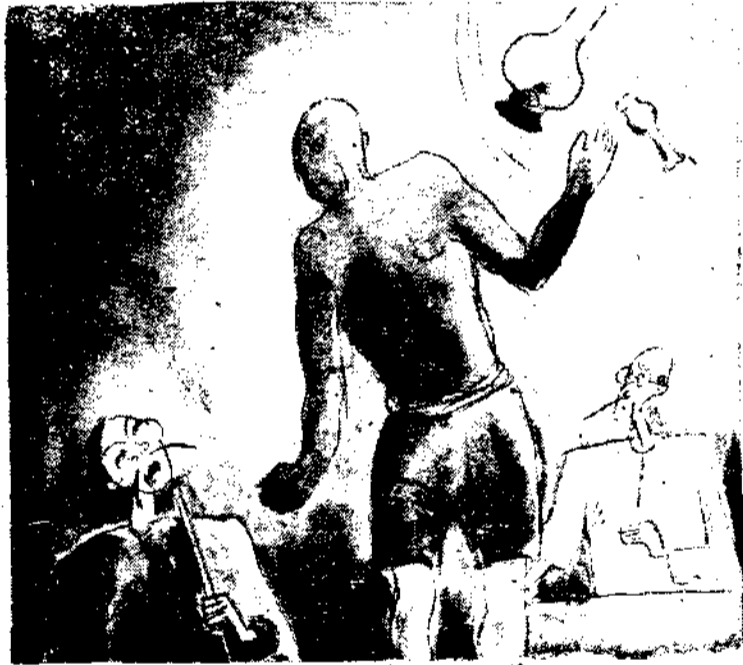
他並且深懂得說書先生的規矩，照例說書先生說了一半，是需要暫時的休息，喝一杯茶，吸一口烟，用濕毛巾揩一個臉，在他們就謂之「小落回」。在將要到小落回，說書先生聲音忽然轉低，「手巾！」升發就在這恰到好處適當的時候，高聲喊了一聲，驚破了聽眾沉默的空氣，於是乎闐然起來，撒尿的撒尿，評論剛才薛仁貴沙灘救駕的如何危險等……其實呢！他喊了，手巾並沒有別人拿來，仍舊自己去絞了來，給說書先生揩的。

大概偷空時，他也常常聽書吧——對於岳大老爺名飛字

調學：謝大老爺名公？字雲長，桃園結義兄弟中排行第二……歷史上的英雄好漢，他也略知一二，在玉精院，變珠的彈詞小說裏，他也知人的生活中是需要戀愛的，所以他效學一下王文相公，幹一回風流的事兒，便愛上了隔壁的紹興嫂嫂。平日，被長衫班視為粗俗

的愚蠢的升發，但對於愛的滋味，却很聰明，和長衫班一樣領會其中三昧，在臉上時時露着使人見了不解的微笑；「手巾」的高喊聲，「噢噢」的答應聲，便格外有勁。一天，說書先生還沒有上台，他給張老相公買水烟回來，張老相公打趣他道：「博士，幾時可以給我們吃紅蛋啦？」他紅了臉，支吾了一會說：「還早啦」就跑開了！

近來，有人不見他到紹興嫂嫂家了！已換了一個搖快班船的紹興人代替了，在他的臉上似乎笑容已改變了憂鬱，「手巾」的喊聲，「噢噢」的應聲，也大不如從前的起勁了，他本來是不會喝酒的，而近來却夜夜的喝酒，並且喝得很醉，醉後工作也不幹了，躲在樓上嗚嗚咽咽的獨個兒哭泣着，這是他近來態度改變以後的狀態。



一夜他站立茶桌上，點一隻掛着的煤油燈，張相老公拿了水煙袋進來聽書了，「博士，近來怎麼啦？把夫人也送人了！哈哈！」他在桌上，氣得桌子腳都索索的響，「×伊娘格×」他無所指人的，忿怒着罵了一句，不留神，把玻璃的燈罩跌了下來，砸個粉碎。顧廳老

突然由櫃台中站起來，厲聲罵道，「軋妍頭軋斃了本，專拿老子的東西來出氣，昨天敲碎了四只茶杯，今天又敲破了燈罩……」要在往日，他定是不聲不響，無勇氣反抗的，今天却不同了，也睜大了眼，反罵道：「搭什麼臭架子，我走了就得啦！不見得沒處去吃飯！」「你滾滾滾」老板豈肯讓夥計，跑到樓上，攬了鋪蓋，提了一個很大的包，很命望街道上拋去……從此顧廳書場上沒有高喊「手巾」的聲音了，長衫班也失了一個很殷勤為他們打雜差的人了！事情隔了三天，在九曲港裏，浮起了一具雪白肥腫的屍首；有人認識便是茶博士升發。顧廳上聽書的長衫班知道了，便湊集些錢收殮了這具屍首，紹興嫂嫂也到場號啕哭了一場。

(完)

閒

話

箋

▲身邊小說▼

中國的新文學發生以來，描寫身邊雜事的小說曾經盛行過一時。

自從作家注意社會性以後，身邊小說的風潮似乎漸漸衰落下去了，但，變象的身邊小說還時時可以發現。

身邊小說果真是不得的麼？

站在通俗化的觀點上，身邊小說是應該絕對排斥的麼？這是值得考慮的一個問題。

從來身邊小說的最大缺點是作者的態度偏於主觀，題材的範圍過於狹小。當然，作者的私生活，除過少數人以外，一般讀者是不會感到興味的。

然而，作者若是在強烈的衝動之下去寫作的時候，主觀的情感可以燃起讀者的同情。這種情感作用和抒情詩是同性質的。身邊小說的強味就在這裏。

有許多身邊小說能够吸引讀者就是這個原故。

郁達夫先生的沈淪等諸篇小說，和郭沫若先生的詩一

樣，當時能吸收廣大的讀者，也就是這個原故。

通俗化的作品，重要的是能抓住讀者大眾的情感。在這裏，它和身邊小說有一脈相通之處。許多詩人和專寫身邊私事的小說家能變為有力的通俗作家，據此看來，並不是沒有理由的了。

▲基本漢字▼

在前一期，平君曾提出了「制限用字」的意見；最近在報章和雜誌上，我們看見洪深先生所提倡的基本漢字。

大約是一年多以前的事罷，因為「基本英語」曾經惹起了一番爭論。關於這個問題，筆者不想說什麼；如今，「基本漢字」是我們自己切身的問題，多方面的討論是很應該的吧。

洪深先生在教書的餘暇，想到這樣一個重大問題，是值得佩服的。先不去管他所認為「基本」的一千一百個字是否能包括日用必須的「漢字」，這種企圖的必要總是無疑義的了。

記得在學校教育沒有發達以前，中國舊式的啓蒙書籍中，會有過這樣性質的東西。在我們的家鄉，發蒙的孩子要讀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五言雜字，七言雜字等書。後來新式的石印本子，還有三千字文，四千字文一類的書。這些書，筆者雖沒有讀過，但却看見許多私塾的孩子們在唸。除

過三字經多少包含點意義以外，其餘完全是認字的課本。

洪深先生的「基本漢字」是根據什麼出發的我們還不知道。現在識字學校所用的課本，筆者也還沒有機會看到。但，無論如何，這些都可以給「制限用字」方面做參考，那是無用懷疑的了。

我們希望這種工作能够成功，使將來寫文章的朋友在用字方面能有個範圍。因為文章內面的用字和通俗化是有密切關係的。

我們更希望言語學會或其他團體，以及小學校平民學校識字學校的先生們，根據實際經驗，將日用必須的字，像洪深先生，表列出來，做成一種標準。當然，這並不是一成不變的。至少，在這基礎上更豐富起來的語彙，那才是大眾活用的言語。

就是提倡羅馬字，拉丁化的朋友也不應該忽視這種工作罷。

站在通俗化的立場上，我們希望這工作有徹底的成功。

——華尚文——

△插畫漫談▽

一位新認識的朋友拿了一幅插畫給我看。他的繪畫手法很新穎，頗有美國Vanity Fair雜誌的封面畫的氣味。我覺得這不見得會得到中國一般大眾的理解，因而表示一點難色。他昂然對我說：

「寫實主義，我們已經通過了；我們現在要的是超寫實主義。」

對於這豪語，我當時只有微笑。可是，心裏，我却起了一段疑問：

（中國的藝術界什麼時候通過了寫實主義？這位畫家算是通過寫實主義了麼？通過了寫實主義以後應該來的又是什麼？）

對於藝術，自己是一個蠢笨的門外漢。超寫實主義是怎樣時髦的東西，自己也不懂。Vanity Fair封面畫式的作品就可算是超寫實主義嗎？這咱也不明白。但超寫實主義在最初發生的法國是總崩潰了，這確是再確實不過的事實！

小說的插畫是幫助讀者欣賞的。插畫的作風若和小說的作風不一致，反來可以引起讀者由乖離而發生的不快感。但是，畫家要做到和原作者一致，倒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有時候，嚴肅的作品會插上漫畫式的插圖；有時候輕鬆的作品而插畫却採取厚重的筆調。最重要的是插畫缺少寫實的精神，這和通俗化的旨趣似乎不合。

呆板的模寫當然不就是寫實，但繪畫要引起觀者的寫實感是必要的。這一點，我們的插畫畫家能做到的並不多。我覺得是應該提到的。

恕我大胆說了幾句外行話。

——平——

老殘遊記及其二集

趙景深

有這麼一天，到良友圖書公司去玩，遇見鄭君平先生，他說起他所主編的新小說要我寫點東西。我因為林語堂兄新近送了我一本老殘遊記二集，就答應寫一篇關於這部小說的文章。接着鄭先生又寫了信來，看看這文債是逃不掉的，限期又已過了一天，只得提起筆來就寫。但是，材料還沒有齊備，至少

我應該尋找劉准生所編的目錄中劉鷗所作的抱殘守缺齋遺詩來看，也許我能從這些遺詩裏多看出一些老殘遊記中的自傳成分。還有，先父譽船在日，曾拿一本繡像小說所拆訂的老殘遊記給我看，說是與現今坊間所刻的不同，好像是第九章到第十一章之間，與姑與申子平談話，其中有一大段是今本所沒有的，或許是指「北拳南革」這段

說發表呢？繡像小說裏的老殘遊記正集是否與通行本不同呢？聽說阿英先生祇有一部分繡像小說，這兩個疑問我希望他能够替我們解答。

老殘遊記正集已經有胡適先生的一篇很好的考證，二集又有林語堂兄的一篇很好的序文，我所要說的話，大部分都被胡林兩先生佔了先，實在沒有什麼很多的可以說了。此處且沒有系統的作筆記式的雜感吧。

的說法不同吧？可是這本書已經送給卿雲圖書公司或是中原書局了，無從印證。據劉鐵孫先生的跋文，老殘遊記正集二十回和續集六回都是在天津日新報上發表的，那末正集曾否也同時在繡像小

現在我們已經知道老殘遊記的作者是劉鷗，（一八五七—一九一九）（生卒據二集劉鐵孫跋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作一八五〇—一九一〇，相差不遠）並且知道他是江蘇丹徒人。我可以從書中所用的話來作證明，第一個是正集第十二章的「擊齋」，第二個是二集卷一的「



花里胡紹」；「拳喬」的意思是「故意作難」或「搭架子」。「自以為奇貨可居」，「花里胡紹」的意思是「花花綠綠」。這樣的話是只有淮水附近一帶地方的人纔有的。丹徒雖在長江之南，他們的話與江北一帶似乎沒有十分很大的分別。「花里胡紹」這短語（phrase）在無錫也有，惟作「花里古紹」，意思相同。劉鷓雖刻意要用普通話來寫，究竟有時不免要露出家鄉的土話。不過我對北平，丹徒兩處的方言都不曾有過精密的研究，說得不對，還要請各該地的人指教。

老淺遊記正集的確意在「譴責」，所以魯迅將這書與李寶嘉官場現形記和吳沃堯二十年目擊之怪現狀等一同歸入清末之譴責小說。王剛兩大臣的嚴峻固不必說，即第二章也已顯出了端緒：「也有坐二人轎的藍呢小轎的。看這轎子後面，一個跟班的戴個紅纓帽子，膀

子底下，夾了個護書，拚命價飛奔；一面用手巾揩汗，一面低着頭跑。街上五六歲的孩子，不知避人，被那轎夫無意踢倒一個，他便哇哇的哭起來了。那孩子的母親，趕忙跑來問：「誰撞倒你的？誰撞倒你的？」問了兩句，那孩子只是哇哇的哭，並不說話。問了半天，纔帶哭道：「這撞轎的人」。那母親一頭一看，那轎子已經擡了有二里多遠了。即使撞死了，恐怕也不見得有人抵命吧？跟班的眼睛是生在額角頂上的。

正集的主要目的，自然是「譴責」，所以胡適說：「老淺遊記二十回只寫了兩個酷吏：前半寫一個玉賢，後半寫一個剛弼」。（胡適把剛弼當作理想的人物如烏有先生之類，劉鐵孫以為即指剛毅。）但故意要顯露才學或發揮議論的地方，也是隨處可以看見的。例如第十章談音樂的伴奏曲和琴韻第十二章

論詩選，這樣的例子俯拾即是。劉鷓又精於算術，著有句股天元章，弧三角術等，所以第十一章又談到算學：「算學家說同名相乘為正，異名相乘為負，無論你加減乘除怎樣變法，總出不了這正負兩個字的範圍。」二集卷一談到溫涼玉，秦碼，古玩，卷二談到北齊金剛經等，則可以證明劉鷓的確是喜愛金石的，這樣的話也只有抱殘守缺齋藏器目的作者一類人物纔說得出。

正集第二章寫王小玉說書自然是極成功的，但最後又說王小玉說黑驢段，不及前一段，我認為是個贅瘤。倘若不是王小玉的不智，大約這樣的事是不會有的吧？誰又願意把好的放在前面，壞的放在後面，讓聽者的好印象銳減呢？即使是幻構的故事，怕也不應先竭力鋪張了一大陣，後來立刻「死彘活氣」的陰滅了下去吧？

有人說，老淺遊記正集後數章是他

人讀作的，像十三條性命都活了轉來，帶有超自然的色彩，自然是破壞了寫實局面的統一。但第十九章寫推牌九一段，繪聲繪色，却是可以稱讚的。

老殘遊記的續集，以前記得見過百新公司與初集合訂的四十回本，大約就是胡適所說的偽本，此處撇開不談。現在且略談良友圖書公司所出版的老殘遊記二集。

這部書是劉勳的後代尋出稿本付排的，當然不能疑心到偽造上去。但有两个疑點，也不妨胡亂提出來說說：

一，傳字的常見 二集裏常用「傳」字，大約就是我們現在所用的「您」字，是「你」的尊稱。但這字在正集裏却從來不曾見過。例如，正集第十三章翠環說：「鐵老，你貴處是那裏？」用「你」而不用「傳」。照理，這樣客氣的話是正應該用「傳」字的。

二，天津成語的常見 二集引用裏

到天津成語和風俗的，全書六回中就見了四次：面四六云：「斷不能像那天津人的話，」三言兩語成夫妻。」面五八云：「不成了天津的話：」刺頭挑子一頭想」嗎？」面七三云：「其實天津落子館的話，」還有題目呢。」面八三云：「像天津捏的泥人子。」

不過這兩點也有解釋，可說是劉勳故意這樣寫的。大約正集在繡像小說發表，繡像小說由南方的商務出版，所以稱你而不稱傳。二集在天津日日新聞發表，為便於天津人的了解和引起他們的興趣起見，便常常引用到天津的成語和風俗了。倘若我的推測不錯，那末劉勳孫先生所說正集也是在天津日日新聞發表的話就有些不確了。

二集裏有兩句話有些語病。面八二云：

請你把這一節一節怎樣變法，

可以指示我們罷？

這句話簡直把「祈求語」和「疑問語」同時並用了，我以為這句話應該改為下列兩種方式的一種：

請你把這一節一節變法，指示我們。

這一節一節怎樣變法，可以指示我們罷？

用了「請你把」，就不能用「怎樣……可以……罷。」又面一〇九云：

一天恩德未報，我萬不能出家，於心不安。

既「不能出家」，當然就無須「於心不安」；倘若「於心不安」，一定是出了家。所以這話的正當說法也有兩個方式：

一天恩德未報，我萬不能出家。

一天恩德未報，我若出家，於心不安。

最有趣的是，我看二集先看正文，

不看語堂的序，爲的是恐怕他的意見在我的腦中先入爲主，蒙蔽了我的意見。我把我所認爲警句的，都畫起線來。後來再讀語堂的序，竟吃了一驚，凡是他所認爲警句，特別寫出的，竟都是我所畫過線的，我真不免要託託知己了。（以前成仿吾評魯迅吶喊，也與我的意見暗合）不過我所畫過線的，還有兩處是語堂所不曾引用的。也錄在下面，不知語堂兄也喜歡這兩節否：

我們山東人性拙，古人留下來的名蹟都要點綴，如果隋堤在我們山東，一定有人補種些楊柳，算一個風景。譬如這泰山上的五大夫松，難道當真是秦始皇封的那五棵松嗎？不過既有這個名蹟，總得種五棵松在那地方，好讓那遊玩的人看了，也可以助點詩興；鄉下人看了，也多知道一件故事。（面二五）

到是做買賣的生意人還顧點體面，若官幕兩途，牛鬼蛇神，無所不有，比那下等還要粗暴些。

（面二八）

至於從面四六到面七二的心理分析，寫逸雲怎樣的愛任三爺，一大篇妙文，幾乎句句都好，無可掃掃，當然用不着完全抄錄下來了。

一九三五，六，一六。

河北吳橋縣的民謠

苦菜

○ 小老鼠，
上樓臺，
偷油喫，
下不來；
吱呀吱的叫奶奶，
奶奶不答應，
打你個老雜種。

○ 說笑話，

道笑話，

一道道達劉炮莊：
劉炮他娘，織賣布，
劉炮他爹，開藥舖，
嘆啦嘆啦拉一擲。

○ 打鑼黃，

拽鑼黃，

下來麥子請你娘；

你娘不來，

請一個大黃狗來，

大黃狗沒戴帽來，

戴一個棉花襪來；

大黃狗沒穿鞋來，

穿一根棉花柴來；

○ 那里坐？

攔里坐，

鑼羹蛋子兩大塊。

○ 黑天別明，

下雨別晴，

大小有點病，

千萬別娶了我底小命。

此謠暗示佃農之心理。

悼海花的作者曾孟樸先生

鄭君平

海花的作者曾孟樸先生不幸於炎
暑的六月中溘然長逝了。

曾先生是清末一羣維新作家中的一
顆燦爛的巨星，海花是清末無數說部
中一部偉大的傑作，近年來，孟樸先生

又和哲嗣虛白先生主持真善美月刊，從
事譯著生活，今天突然長逝，真是值得
哀悼的。

自己和海花的作者並無一面之緣
，海花一書還是在很小的時候讀了一

遍；可是海花所
給的影響和作者所
給的好感，至今還
是够回味的。

哀悼曾孟樸的
文字在報章雜誌上
已經不少了。筆者
在這裏只能談一些
片段的感想。

介紹我讀海花
的是已故的胡笠僧

先生。笠僧當時雖已參加革命運動，還
肯熱心接近一羣年輕小弟弟。他常常拿
些新書給我們看。他的新書很多也很
雜，但現在回想起來，畢竟是文學的書
比較多點。他決不是文學青年，因為他
所交結的人，除過一些青年學生以外，
大多數是革命黨人和哥老會的弟兄。他
後來屢次參加革命戰爭，組織國民軍，
完全是他青年時代所奠定的基礎。

自己當時年紀太小，根本不懂什麼
叫做文學。舊小說雖然老早已經偷着讀
了不少，這些新的小說却全是他借給我
看的。我因此讀了幾本林琴南的翻譯小
說（大約是滑鐵盧戰血餘腥記之類，現
在却一點影子也沒有了），還讀過二十
年目睹之怪現狀，也讀了曾孟樸先生的



學海花。

我讀學海花，記得是在學校鬧風潮大家合住在一個古廟時候的事。我躺在廟廊下十幾人合睡的草舖上一氣把這兩本書讀完的。小孩子固然沒有鑑賞藝術的能力，可是作者那種寫實的筆力很打動人。我覺得書中人物的生活行動和自己雖隔着一重雲霧，可是在我弱小的心中也引起了不少的情感。

劈頭，美女錯愛上狀元的虛名誤嫁了一個麻醜的莽漢而自殺的一段楔子，便在少年的心中引起了對於科舉制度的反感。書中那些名士的乖僻寒酸，和維新人物的激昂慷慨更喚起讀者變革現實的熱情。而洪鈞的身後蕭條也使人感到淒涼。

當時所讀的維新小說，只有一部寫徽欽北狩的中篇和這部學海花最使我感動。到如今，故事雖模糊了，却還留着深刻的印象。

學海花續集出世的時候，因為以前的印象太好，我很快地買了來，可惜自己還沒有讀，就送給一位朋友了。但學海花前集所給的陶醉還够我回味的。時間很快地過去，學海花的作者現在是已經去世了。

在孟漢先生去世的不久以前，自己曾受過先生的哲嗣虛白先生的招宴。這是大晚報懸賞小說選者的會合。客人是葉聖陶，傅東華，陳望道諸先生和自己，主人方面除虛白先生外有崔萬秋，邵宗漢，傅紅蓼，金摩雲，周木齋幾位大晚報的少壯記者。談話集中在文藝，大家自然談到了學海花。據說，學海花的銷路很好，當時不知重版了多少次。虛白先生並且說：

「學海花在當時能够那樣風行一時，完全因為題材現實的原故；假使作者當時要避開現實，決不會那樣受人歡迎了。」

這話的確是很對的。這又使人回想到孟漢先生所處的時代了。

新小說本來請虛白先生寫一篇關於學海花及其作者的文章，擬在下期發表。虛白先生也慨然答應了。忽然噩耗傳來，學海花的作者竟遽然長逝。虛白先生目前想來不會有工夫去寫這篇文章。這為本刊讀者，也是值得惋惜的事。孟漢先生的歷史和著作，各報記載很詳，這裏不再贅述了。

本刊的貢獻

晚清文學研究特輯

(二卷二期)

散文特輯

(二卷三期)

犧羊

(五續)

柯靈
萬籟鳴畫

五

靜如睡醒過來的時候，已經是午前十一點鐘了。帶着隔夜失眠的倦意，她揉了一下眼睛，依然懶懶地躺在牀上。

連日陰雨的天氣放了晴，滿屋子明朗的陽光，逼得她的眼睛有些昏眩。同時她身上又感到了一點初夏似的燥熱。——對於喘息在生活的激流中的人，春天的過去是恍惚的；幾日的風雨，似乎已經催得春光垂垂老了。

本來就有點多愁善感的靜如，被接連發生的幾件不如意事所支配，許多日子都在陰雨纏綿似的心境中度過。

在半個多月以前，向璇到杭州「養病」去了。她寫過一封信去，也沒有得到答復，祇是從胡飛那裏間接得到了一點消息：說向璇已經平安地墮了胎，祇是身體過於虛弱，需要一個長時間的休養。在還以前一星期，邱明也終於實踐了他的計劃，離開藝林，隨着五月朝社向滬寧路沿綫一帶重過舞台生活去了。現在，留在她身邊的，祇是一片無邊無岸的空虛和寂寞感。

這幾天來，靜如簡直就像生活在真空管裏一樣，寂寞，失去了空氣似的窒息。彷彿天地茫茫，她祇是一個孤立的存在。她常常心慌得不能安靜一刻，忽然站起來在房子裏走着，又驀地坐了下來；她在室內坐不住，然而又不願意到外面去；拿起書來看，一頁一頁看過去，却祇似看着空白那樣，昏昏然一無所有；在往常，她遇着心情鬱塞的時候，還能够靜心寫一點東西，從紙上發泄自己的牢愁，現在提起筆來，却總是不着點墨，便廢然擱筆。她不知道要怎麼處置自己才好。

昨天晚上，因為太煩悶了，靜如獨自冒着斜風細雨去看了一場九點一刻的電影。片子是庸俗的美國的愛情片，那公式化的戀愛情節，平淡，無聊，她幾乎看得睡了過去。可是回到家裏以後，却又莫明其妙的興奮着，上了床，怎麼也無法熟睡。爲了什麼呢，她自己也不知道所以然，她祇覺得混身燥熱，黏了一背短髮似的刺得不舒服；心裏亂嘈嘈的，却又空漠得一無所有。這樣，反反復復地，一直到四點多鐘，

這才朦朧地走入了夢境……

她覺得自己的頭有點沉重，心裏想：莫非要害病了嗎？便用枕頭纏繞着背，倚着牀欄坐了起來，隨手在牀几上取過一面小鏡子，對着鏡子癡癡地望了一會。

是這麼一張俊俏的臉，滿月似的嫵靜溫柔，明朗的眼睛像在對人說着深情的言語，還有着智慧的光；微微隆起的鼻梁，那麼適宜地配置在面部中央；兩頰似乎消損了一點，却顯得更其楚楚可憐了。——靜如對着這鏡中人癡望了許久，一種自憐的薄命之感，偷偷地爬了上來。

造物忌才，彷彿真是一條人世的通例。靜如相信自己不是一個平凡的女子，她有理想，有一般人所沒有的教養，也有着可以顛倒男子的姿色，她足以驕傲而且自負。可是這些優越的條件，她向社會換得了什麼？尤其是進了電影界以後，幾乎成了個被擠在人羣以外的零餘者了！偏是那些庸庸碌碌的人，一切的幸運和機遇都跟着他們；自己所有的才能，除了換得別人的妒忌以外，却連



施展一下的機會也沒有。

她想起邱明的話來了：「你是不會孤獨的，藝林一定有不少瞭解同情你的人。」藝林真有同情瞭解她的人嗎？甚至於藝林以外的，她所有的相識者，誰是真同情而且能够瞭

解她的人呢？雖然她的左右常有許多男子在向她獻殷勤，用各種諂媚的臉色向她輸着忠誠，但那些祇是高明的騙子，她最憎恨的便是他們。自從尙璇和邱明離開上海以後，不要說同情和瞭解，她覺得連可以彼此投機地閑談幾句的朋友也沒有半個了。

她放開鏡子，看見了自己一雙柔滑豐潤的手，混圓尖長的手指，正像藝術名手的象牙雕刻的精品。她把左手張開指頭，在眼前搖動了幾下，不自覺地用另一隻手去摩撫着它。她的心裏有一種不能制止的情感流露着，她分外地憐惜自己起來。

沉浸在一個無頭緒的思想裏，足足有二十分鐘的光景，靜如這才起了床，到盥洗室裏去洗面漱口。

從久雨中晴了起來的天氣，飽和着撩人的魅力；暮春的風帶來了失意者的閑愁。靜如望着那耀眼的陽光，開始感得身心飄忽，不能自主。她躊躇了好多時候，決定跑出去閑散一下。

她到尙璇的寓所去找柳太太。

柳太太，一切希望和生活的興味全都寄托在女兒菲菲身上的女人，往日看見靜如，一見面總是那麼溫婉親熱地笑着的；今天却滿臉籠罩着一層陰晦的顏色。

「哦，林小姐，」柳太太招呼了一聲，便直率地告訴她說：「菲菲病了，真是……」

床上躺着菲菲，臉色很憔悴，但是兩頰是紅的，像被斜陽映照着一樣，這時候她正昏迷地睡着，胸脯一起一落地喘着氣。靜如跑近去，在她的額上撫摩了一下，覺得有點炙手。

「熱度很高呢，看過醫生了嗎？」她問柳太太。

「今天到紅十字會看過了。」柳太太顯出為難的樣子：「醫生責備我為什麼不早點去診治，可是……」

剩下半句想說的關於經濟為難的話，截斷不說了；另換了一種口氣，幽怨地說：

「最初我以為是不很重要的病呢，晚上睡着有點發燒，但一到早上，熱度就退了，還是夾起書包上學校去。這麼細小的病，應該過幾天就好了；誰想到她會……」

「許多重病都是從小病上來的。」

靜如看着那母親的憂鬱的臉，想安慰她幾句，一時却找不出適當的話來。

彼此默默地坐着。柳太太從孩子的病想到了尙璇，要是尙璇在上海，也許菲菲的病她早慫恿去看醫生了吧？現在這位熱心的友人，却正冒着生命的危險在杭州墮胎，不知道她

怎麼樣了。她想到應該問一問靜如：

「杭州有信來麼？林小姐？」

「沒有信，聽說人很好。」

「哦，那就很好，我真替她放心呢，那樣危險的……您聽說她幾時能回上海嗎？」

靜如剛要回答，非菲猛然驚悸似的跳醒了，哭着，連聲嚷着要喝水。柳太太登時忙亂起來，這樣那樣地料理着病人，剛剛褪去了一點的憂鬱，又陰雲般重重地在她臉上凝聚起來。

病室的空氣把靜如的心壓得重重的。等孩子再安靜一點的時候，她對柳太太說了許多寬慰的話，便離開了那裏。臨走時她給留下了一點錢，柳太太推却了一陣，終於紅着臉接受了，她用微顫的聲音說：「謝謝您，林小姐，我真不知道要怎樣向您說感謝的話啊！」

在馬路上無目的地走着，靜如微微感到一點輕鬆，柳太太的感動的神情又替她溫馨了人生的熱愛。可是接着柳太太傳染給她的陰鬱，却又漸漸散佈開來，淹沒了她。

「這世界上祇有醜惡，祇有灰色和病的人生！」

靜如生氣似的想，茫然向前面走着。她不知道自己要到那裏去，也沒有想到要到那裏去；等她自己覺醒過來的時

候，才猛然省憶到她竟走錯了路。她剛想回過頭來走，立刻又遲疑起來，回家嗎？那冷冰冰的家！可是到那裏去呢，她怎麼也想不出一個適當的地方。最後她想：到公園裏去坐一坐吧！

許久沒有到兆豐花園了，一片草地已經綠得很濃；而各種的花，却已零落大半，減少了幾分春的熱鬧。因為不是星期日，游人也比較稀少。春盡了的園亭也是寂寞的！

靜如沿着小池慢慢走了一陣，又在池邊樹蔭下的椅子上坐了一會，心裏似乎平靜了許多。現在她正繞着池子後面一條幽僻的小徑跑去。

拐了一個彎，前面不遠的椅子上有一對青年男女在作着絮絮的密談，好像正談到什麼可笑的事上，兩個都縱聲笑了起來。靜如向他們瞥了一眼，首先看見的是女的黑面孔上兩道彎彎的長眉毛，和一張男子的高額骨的方白臉。她心裏一怔，預備迅速的退回來，卒已經來不及了。

那女的先看見她，在卒然間流露了一點不安的神色以後，隨即用笑臉迎着靜如。靜如還沒有跑近他們，高額骨的男人也看見她了，帶了幾分調侃的意味說：

「噯噯，密斯林，真是難得！是一個子來的嗎？」

上海話帶着官腔，聽在靜如的耳朵裏，覺得特別刺耳。

她勉強笑着點頭，問那長眉毛的女子說：

「蘋洲，你們來多久了？」

「剛來。」白蘋洲回報了一個不露齒的笑，又補充着說：「一個朋友約我來拍照，想不到在這兒遇見張先生。」

那男子在旁邊不住作着得意狡笑。這人叫做張一帆，是藝林公司的文書主任，愛穿刺目的顏色的西服，常常覺得自己是少有的風雅瀟灑的人。因為他是由南京一個什麼電影機關介紹給藝林的，這特殊的「來歷」使得許多同事對他特別客氣。在公司裏看見靜如，假如有機會，他總要表示他的好意的慇懃。這好意却祇博得靜如更深的內心的反感，她討厭他，然而面子上又不得不對他敷衍，因此靜如簡直有點恨他了。新近因為靜如好幾次婉轉地謝絕了他跳舞的邀請，失望後的妬恨漸漸在他的行為上表露出來。前一晌藝林公司反對邱明最力的人，張一帆就是其中的一個。

靜如站了一會，心裏忐忑不安。好像大家都感覺得無聊，白蘋洲訕訕的問道：

「你常常一個人來嗎？」

「我也不常來。」

靜如機械地回答了，張一帆從旁邊插了進來：

「我猜想密斯林一定不大喜歡這種地方，因為公園裏的

槍夫俗子太多了，是不是？」

說了便嘻嘻地笑，眼睛像要吃人般的盯住了靜如。他看見靜如苦笑了一下，沒有說話，於是他暗暗地感到了報復的快意。

白蘋洲和靜如在繼續談着些無關緊要的話。張一帆注意地聽着，心裏在籌算怎麼用俏皮尖刻的話，伺候着機會來發泄他的怨恨，但靜如沒說了多少話，便匆匆告辭走了。

回到家裏，靜如把身體拚命似的向沙發上擲去，雙手揉了揉生起氣來。張一帆的狡獪的臉，好像還在擠眉弄眼地向她挪揄；她氣得咬緊了牙齒，「這惡鬼！」她忿然叫着，在沙發的靠手上猛擊一拳，彷彿就要跟敵人決鬥。

想起了這一天的經歷，她的胸口間直被壓得透不過氣來。她覺得她所接觸的，到處都是醜惡，都是灰色，不幸的暗影永遠追隨在她後面。

這以後的一星期，除了必要的事情，靜如就賭氣似的把自己關在家裏。她勉強看了些書。

現在，她的心裏祇燃着一個未滅的希望：就是等待她第三次主演的作品開拍，她可以安心工作，由這一次的成敗來決定她對銀幕生活的去留。

她每天期待着公司的開拍的通知，一點消息也沒有。却



出乎意外地收到了一封尚璇的來信。

那是用兩頁原稿寫成的長長的一封信，靜如一口氣把它讀完了，遍身混和着不常有的感奮，這裏有一段這麼寫着：

「在病床上整整的躺了十幾天，這一次生命的賭博，才僥倖脫離險境。生存畢竟是可喜的，未來的生活的希望又在向我招手了；我雖然又被命運戲弄了一次，然而我現在總算再生了！……西湖的春光已經垂暮，柳絮隨風，時從窗外飄來，想到年華的飛逝，不禁悵然。如今我祇望身體能够快快恢復健康，一切再從頭做起，這一次的波折，就算我樹植在生命途上的計程碑。」

她捏着信沉思了許久，反復吟味那「我現在總算又再生了」的句子。她為尚璇那執着的生的勇氣感動，同時又為那渺茫的未來擔憂。她覺得理想祇是懸在空際的彩虹，可望而不可即。就如她自己，也就不知為這彩虹迷惑過多少次，每次一鼓作氣地向它追求着，似乎近了，近了，但它却始終懸在天上；而腳底下亂石嶙峋，荊棘叢生的道路，却已經不知使你絆跌了多少交似的，她自己也是勇於追求理想的人，可是現在不祇是換得遍

體的鱗傷嗎？她正如一位怯弱而老于世故的探險家，過去的經驗使她對於多難的旅程早懷了恐懼和猜疑的觀念。

然而尚璇的信畢竟鼓勵了她感奮的心緒。因為那信附着一封給馮劍飛的信，她決定立刻到藝林公司去走一躡，順便去探詢一下她的新作開拍的消息。

她自己跑了一段路，又搭了一段電車。望望午後清靜的街景，在明朗的陽光下靜靜躺著，這環境是和平而且輕快的。靜如無所思慮，也無所感觸，心境平靜得就像月光下的一泓清流。

她跑進了藝林的大門。

迎面來了一個男子，高顴骨，方臉，一身筆挺的米色單西裝。靜如眉頭微微一皺，但快得像閃電一般，馬上就恢復了原狀。她微笑着。

「哦，密斯林，你來得正好，我正想找你談話呢！」

張一帆一看見她，就這樣高興地叫。他裝得非常正經而且誠懇；一種狡猾的得意的神色却掩飾不住。

「惡鬼！」靜如在心裏罵着，却很客氣地笑了笑，說：

「有什麼事嗎？」

「是的，正是一件重要的事——一個重要的消息。」

他賣弄似地說着，接着沈思了一下：

「我到裏面去告訴你吧。」

靜如跟在他後面，默默的向裏面走。她心裏却制止不住地捲起了一陣疑雲，她猜不透他要談什麼，她疑心這狡猾的人要向她搗什麼鬼。

到會客室坐了下來，張一帆顯得非常神祕地，低聲問道：

「最近邱明阿有信給你？」

靜如莫明其妙地反問着：

「沒有信，怎麼樣？」

「他跟五月劇社到南京演戲你是知道的了？」

靜如點着頭，用更深的疑問的眼光看着他，等待他的下文。

張一帆的神色顯得更賣弄了，但過了一刻，他立刻莊重起來。恐怖地說道：

「你可知道五月劇社在南京鬧了亂子？劇社給公安局解散了。……」

靜如背上一陣冷，但她急切地注意聽下去：

「他們演反動的戲，五月劇社有一部份社員都是反動分子，所以被公安局拘押起來了。聽說邱明也在內。」

他把後面這一句說得特別響。臉色繃得緊緊的，過後又

冷靜地觀察着靜如的變化。

她像被推在冰窖裏，混身發冷。她愣住了，半晌說不出話來。

「這是真的？」

問了這一句，聲音顯得那麼寒顫。

那人不出聲，好像不屑回答這樣的問話。靜如又急促的問：

「你怎麼知道？報紙上並沒有這樣的消息。」

「我自然……是我昨晚從南京來的一個朋友說的，這消息靠得住。」

張一帆說明了他消息確鑿以後再加以補充：

「這類事情在當局沒有查究清楚以前，報紙上是禁止發表的。」

片刻的沈默。

他冷然一笑，看了看手錶，站起來說：

「哦，我還有點小事情，應該走了。」

又得意地向着靜如：

「密斯林，你跟邱明是好朋友，當然應該爲他幫忙一下。我想最好是託人疏通一下……假如你用得着我，我是很願意盡一點義務的……好，再見吧！」



一陣得得的蹄聲，米色的影子高視闊步地跑出去了。
 靜如獨自默默的坐在那裏，她好像失却了知覺，祇聽的耳朵邊噹噹的響着；她的心裏祇有一個單純的意念：邱明完了。

「林小姐剛來嗎？」

耳朵邊送過了一個熟悉的聲音，她被喚醒了，一抬頭，原來是馮劍飛站在前面。她機械地點了點頭。

劍飛對着靜如失色的面孔，疑惑地看了一眼。

「忙着寫東西嗎？你許久沒到公司來了。」

靜如又機械地搖了搖頭。

劍飛沒有理會到什麼，他又關切地告訴了她一個消息：

「你恐怕還不曉得，你的新作又發生了問題。本來邱明的角色現在沒有人肯擔任；女演員又要爭主演名次的高下，她們說不願意把名字排在你的後面，他們有意這樣鬧。」

可是靜如什麼也沒聽見，她祇聽得「邱明」兩個字。

「真是無聊的固執，無聊的固執！」

劍飛又獨自似的喃喃說。

靜如的眼睛看了他，但是出現在眼前的，却是一個邱明的特寫，那汗流如雨，受着酷刑的痛苦的面部特寫，這不是銀幕上的表演，這是真實。

她驚地抓住了劍飛的手，無可告訴地，悲苦地叫道：

「邱明被捕了！」

(待續)

前回梗概

尙璇，林靜如，白蘋洲是電影圈裏的三個作家明星。尙璇因和馮劍飛相愛，懷了身孕，到杭州墮胎去了。林靜如送她去後非常寂寞，到家看見同事邱明的留條便去看他。他表示要離開電影界，因為電影圈容不得他們這樣的新人。靜如和邱明同在藝林公司有新人之目，她聽了邱明的悲壯的決心，同情的熱淚，不自覺地流下來了。

通俗小說論集

任鈞譯

最近日本文壇，關於通俗文學的議論，非常熱鬧。老牌文學雜誌新潮，在七月號，特請活動的作家批評家五人，發表對於通俗小說的意見。這裏譯出片岡，武田，森山的三篇論文，作為我們討論通俗文學的參攷。

片岡武田兩人是小說家，森山是詩人兼批評家。

通俗小說私見

片岡鐵兵

但當我們想到另外一種新的通俗小說時，我覺得在那裏還有夠得上我們提起的問題。

我以為我們所注目的感動，——美——也可以擺在通俗小說裏頭的高處。要是作者能夠在那裏站定脚跟，不致于失脚，却還不敢確信可以把讀者提高到自己的踏脚板上來的話，那就寫作通俗小說，也不能夠感到什麼愉快吧。

在人類的情操和道德水準上，有着好幾個階段，這是無須爭辯的事實。可是，以為通俗小說就是對準了這種精神上的低水準的作品，那恐怕也是一種淺薄的解釋吧。自然，也有故意對準低處的小說；也有作者自身拚命努力不期然而然地流向低處的小說。這種小說，因為有讀者要求着，恐怕還要永遠存在下去；

通俗小說之所以成為通俗小說，乃是在于將我們所注目的「美」再現出來的方法之「通俗」；在于作者的心之活動方法，能夠加以解釋(Paraphrase)。作者會把最容易懂得的順序走個彎路或是近路，使得讀

者感到滿足。在這種近路或是彎路上頭，關于是不是美的判斷，就非嚴肅地貫穿着作者的立場不可。

藝術小說，沒有近路，也沒有彎路。祇有生活，祇有必然的道路。在藝術小說方面，進程 (Process) 就是美；但在通俗小說方面，進程却不一定真實。它並沒有均勢。

可是，因此就說通俗小說的進程是個虛妄嗎？虛妄是不會具有那麼大的影響力的。已不是虛妄，也不是真實。因為作者將接續法 (Subjunctive) 改成了直接法的 (Direct) 表現；所以，它也是虛妄，也是真實。

我說出這種很容易被誤解的話語，心裏很是不安；總之，如果以上述的精神去寫通俗小說，我也想要寫寫。

一一

要是大家已經瞭解是上述的私見，讓我將議論發展下去的話，那我就以為：對於通俗作家，恐怕要算

進程才是個很大的野心之標的。要能夠把生活的飛躍和冒險跟各種場合配置起來，構成激情的世界，那對於作家才是一種真正的愉快。

小島政二郎氏在寫「開花的樹」的時候，曾自負為「成人讀的小說」。但，今後的通俗小說，如果不是成人閱讀的作品，恐怕就不會有吸引力吧。現在，我如果要描寫資本家的生活的話，則我與其研究他們的日常經濟行動。我要創造那種在經濟行動和運命之流裏去抓住家庭生活和色情問題的構成。實際上，經濟行動和色情問題也許是分頭進行着的。在色情問題上，也許只是在他是否還是個富人這一點上有着關聯。但是我相信，今後通俗小說的野心之一，大概就是把沒有直接聯繫的兩種進行構成緊密的聯結。

有些事情，人們如果幹起來，本來是幹得了的；但因為沒有勇氣，所以沒有幹。對於這一類的行動，我也打算努力搜索。我想盡量創造有勇氣的人物。我要將意外的事情讓意外的人物去做給大家看看。我的

失敗，乃是在于當我不能夠自自然然地把這種人物表現得生動的時候。要是不能夠把這種人物之所以幹這種事情的必然性表現得生動，那就一定會變成一種可憐的小說。可是，如果連這一點也不能成功，那我就甚至于要想到我們寫通俗小說的意義究竟在那裏？

三二

我相信：所謂通俗小說，就是追求那句想得到的「場合」的小說。

我只能夠幻想平凡的「場合」，這是我的致命的弱點。可是，我也要用我的全力去追求我的幻想所設定的「場合」。所謂我的全力，不外乎是用盡我的技術的意思。人和生活的觀察，以及表現方法等等，我已經在所謂「藝術小說」的修養時代學到了。不管我能夠幻想出多麼不平凡的「場合」；但是，如果技術沒有純熟，追求的力量很薄弱，則這「場合」也不能夠構成，創造為形象。就令構成了形象恐怕也不能夠成功為具有魅力和迫力的作品。

在我，要是那使得作品裏的人物性格具有生命的技術，是從我的現實主義的修養上得來的話，那末，對於我就至少可以這樣想：所謂使得通俗小說的人物性格生動起來，就是應用技術將假貨盡可能地弄成不再像是假貨的意思。直到現在，我也曾寫過各種通俗的東西；但，大多數不過是些假貨的性質。可是，從今後我却覺得非在更不相同的意義上面去創造性格不可。不是要模寫簡單的人物，使他們在事件當中跳躍，而是要積極地去創造有生命的人物。但，在實際問題上面令人感到困難的事情，却是，這種努力越來得深入，就越容易忘記「通俗」之所以為「通俗」，結果就跟「藝術」作品同樣地服役于同一的意象（Image）。因此我覺得，在上邊所說的那種從現實主義之修養所獲得的技術之外，好像還有一種別的技術。我把它稱做現實主義，那是因為將我自己做例子的緣故；改稱為普通人物描寫法也行。總之，我所難于解決的問題乃是在于「技術」這一點。如果能夠得到識者的指示，那我就覺得很榮幸。

通俗小說問題

武田麟太郎

我從來就不承認「通俗小說」這東西。我并不是要否認普通被這樣地稱呼着是東西之存在，而是想要拒絕它僭稱「小說」，或冒充文學。

那種通俗讀物，會把全部生活已經被擺在奴隸狀態上頭的愚昧大眾進一步地囚禁在那種狀態裏。而且，它還在那裏裝作適應着那正在大眾當中抽芽的文明化欲求。因此，祇要奴隸的存在延續下去，不，祇要想使它延續下去的東西還存在，通俗讀物是不會絕跡的。

可是，那到底不是小說，也不是文學——所謂小說或是文學，乃是將其根底擺在否定現存秩序的觀念上面，而從那裏出發。那麼一來，則所謂浪漫主義對於現實主義的特意樹立的確執，也就不由的令人覺得似乎沒意思。前者大概是革命精神的一種表現吧；但也不能不想到那從現實之底出發的事情。要是窮究到

美和醜的概念有着何種關係的話，則美這言詞，也就不見得怎麼響亮吧。

可是。通俗讀物的寫作基礎，却擺在現狀肯定上面。無時無刻不會缺少的，就是常識的解釋。有時候，雖然也有着一步半步的前進的表現，但一隻腳還是緊靠着常識，不肯分離。它的甜頭和迷惑性就在這個地方。讀者的被強制着的，已經成了習慣的常識，和通俗讀物的教訓並不衝突，所以，讀起來能夠不吃力。

讀起來所以能夠不吃力，原是由于前述的理由，而我們却好像在長期間都認為是由于情節的偶然性，發展的結構，全體一致的構想要素所產生出來的「趣味。」——但，那情節和構想自身也不過是個將現實加以甘美的普通解釋為基礎的東西，我以為如果我們能夠真正地對現實下一番尋根究底的功夫的話，那就可以自自然然地獲得更高妙的，真正的情節和構想。「事實比小說還要來得奇特」，這雖是一句俗話，但也不一定沒有含着真理。出現在通俗讀物裏頭

的「趣味」之類，在現實裏面不知道擺着多少，而且還更來得複雜，更來得富有波瀾，不容易施以藝術解折；因而在所謂純文藝方面，就有敬遠，規避的情況。所以，實際上，本來是那些並非通俗讀物真的「小說」才「應該有趣味」的。在日本從來的文學上，好像主題，情節，構想的故事之發展，都是被排斥着的。這一方面大概是由于個人主義文學之變態發展；而在事實上，則並非被排斥，還是因為作家提出了讀者大眾能否感受那種「趣味」的疑問之故。到底，還是人民的文化水準的問題。感受那種「趣味」，也會覺得「吃力」，那實在是沒有辦法的事情。不用說，那并不光是小說家的罪過。

把上面的意思下個簡單的結論，就是：所謂通俗小說和「小說」這兩種東西，是從寫作的根底上起就完全不相同的。有人以為我們要使前者和後者相近，——即是讓後者學習前者的「趣味」，前者攝取後者的藝術味，才可以使跛行狀態的日本小說變成一個渾然的東西。這種議論，乃是騙人的。這種以為把

兩者相加再分成兩半就可以產生出什麼的東西來的意見，乃是一種空想。可是，也許有人會這樣問：那末，在長篇小說方面又怎麼樣呢？——不錯，從長篇的性質上說來，它所處理的範圍來得很廣泛，乃是社會的，具有外延性的；它并不祇是停留在個人的生存問題以及靈魂死活問題上面，世界給展開得很廣闊，一直牽涉到那些在極複雜的世態當中活動着的社會人和各種階級層。於是，小說家究竟能夠吸取，咀嚼多少社會之無限的現實，就成了問題。

這就是說，無論怎樣的天才也有個界限；在長篇小說裏頭，就不免有某一部分會失去否定和追求的尖銳，陷入肯定和妥協之弊病的危懼。但，這種情形，却認作長篇小說和通俗讀物之交流（我們從來就把那些專門替婦女雜誌和報紙寫通俗小說的作家們所寫的東西，大都認做長篇小說；這種惡習慣，也會生出那種錯覺來）。

可是，我還要說；真正的長篇小說是不會跟那種

東西相交流的。

只有在長篇裏面，才能將那萬種波瀾，自由自在，比通俗讀物還要來得充分深刻地，在現實主義的意義上，去徹底使用。這如前所述，再也沒有另行提出異議的理由。

其次，從下面所述的情況裏，我們也可以將真正的長篇小說從通俗性的圈套裏頭加以保證。當我提出肯定和否定的觀念時，在小說裏面，具體的地是在什麼地方表現出來呢？具體的地，是通過人物性格之解剖：這是可以從實驗去說明的。那末，我曾經發見過下面的事情應該怎樣去解釋呢？——即是在通俗讀物裏面，那些驚人地顯示着現代形貌的雜多的職業者和階級層都被敏感地描寫出來（例如無論在勞動者的運動，或是右翼團體的行動裏，都馬上以新聞記者的形態而出面的鬪士，舞女，女招待，拳術家，朴訥的俠士，摩登女性，領新生活者，資本家，工人，盜黨，流浪人，職業婦人等等）。這些人物，都照例依着書中的情節在那裏很有趣地活躍。而且，他們被描寫得怪新鮮的好像真是現世紀的人物一般地。但好好地注意一看，則不管他們多麼類似摩登，怎樣裹着

現代讀者所喜歡的時髦的職業和衣裳，也不外乎是些從古以來就已經寫舊了的同樣的類型。如果你從近代的假面具下面去看那些原有的，陳腐的臉龐，就可以曉得他們不過是在裝着沒有生命的表情——這一點，我覺得很可以說明通俗讀物的秘密。

（因此，在通俗讀物當中，以刪改西洋作品，或是從前的說部，而將人名地名改換過來的翻案文章為多。這一點也沒有什麼不自然，因為作者並沒有努力去作人物性格的新的發掘和追求；祇要照樣使用前人所描寫的類型，施以花樣翻新的意匠，就已經十分可以。——以前我曾經忽然這樣地想到過）。

由上所述我們已經可以理解：不妥協的長篇小說，能夠用嚴格地描寫人物性格的方法，從通俗性的泥坑裏逃出來。這一次，也是借報紙作發表機關，正在寫第二回的長篇；但關於「趣味」，我一點也不擔心，還打算「有趣味」地寫下去。我以為并不會因此就變成通俗讀物。同時，我還相信：只要盡可能地把現在這瞬間的社會關係當中的人物性格，行動和心理窮究下去，那就縱然有着波瀾起伏的情節，縱然看起來像是造作出來的東西，但，也不至于離開否定現狀的精神。

關於通俗小說

森山啓

通俗小說問題，是跟小說的大衆問題，以及長篇小說問題，有着密切關係的。我以為：目前被稱爲通俗小說，大衆小說的「通俗性」「大衆性」的本質，一般地說來，乃寄存于目前封建的。布爾喬亞的意識形態之卑俗性上面；而且卑俗之本質，則是在于那些作品都孕育着上層社會的意識形態，無論在抓取世界的生存過程上，在藝術表現上，都缺乏那種爲之而燃燒的作家生命，以及有了作家的生命能產生真正的獨創性。偉大的文學，時常于其獨創的崇高和統一裏面保有着通俗性，這種通俗性，就是我們所理解，所尋求的真正的大衆性。這種通俗性，大衆性，要一般地規定爲怎樣的東西，自然是愚笨的勾當；但，從根本性質上說來，至少可以說是：實人生之具有波瀾的推移，及其葛藤上面的種種人類性格，和他們的感動等等，在空想上頭再產生出來的趣味——懂得實生活的

大衆能夠很容易地在空想上頭去享受的趣味。那是因爲作者的認識和創造之燃燒，一面照着時代生活和事件，一面供給着極其普通但却爲多數感情正直的讀者所能通用的想像世界。目前的大衆，因爲社會條件的關係，在文學理解力上，有着限度，這自然是事實；但，大衆決不是如既成作家們所想像般的低能。對於實生活，他們顯然要比那些光是曉得自己的家庭，學校和咖啡店有閑階級的小弟懂得多；有時，還具有着可驚的，奔放的想像力。低下的，並不是他們的腦力，而是他們的生活條件，他們缺乏讀小說的安閑和金錢的生活狀態。因此，「文學大衆化」的問題，決非光是作品所能實行，乃是當然的事情。可是，他們雖然缺乏時間和金錢，但，事實上一般喜歡讀書的大衆還是閱讀「*King*」和「主婦之友」(都是日本著名的通俗雜誌——譯者)；其中很僅少的一部分，則念着新銳文學和「純文學」的作品。并且，從我的寡聞判斷起來，則大衆方面，大抵都以爲新銳作家的「心境小說」和「日記文學」之類沒有趣味：

這一點，乃是他們所共有的感覺。有些讀者甚至說着這樣的話：與其化了這麼高的代價去買那樣的「私人小說」來讀，那還不如看電影；因為電影是不會有什麼私人電影的。我覺得，在這裏我們很可以看到讀者們究竟在小說裏頭找尋着怎樣的趣味。

從去年到現在，尤其是在新銳文學方面，且不管他是好是歹，許多作家都有寫長篇的企圖，光是知名作家的作品，也在十篇以上。在作家開始寫長篇的心理動機裏面，大概具有那為一種機運所刺激的作家的野心；但，作家在這一工作當中，顯然也認為可以開拓新銳文學之新的大眾興味世界，而想要努力一番。

自然，我們並不漠視短篇的重要性。從大眾方面看來，再也沒有什麼東西還要比那寫得壞的長篇小說更令人頭痛的。同時，在文學修養方面，我們也不能夠漠視那種該從短篇着手的常識。可是，目前開始寫着長篇的作家，是在作品上已經有着相當的修養，而且還負着那祇有在長篇裏頭才能夠希圖的文學上之任務的。我們曾經屢次主張：對於目前的新銳文學，最

重要的就是，應該把社會各方面的生活，從粉飾，俗見，懷疑當中洗清出來，在社會矛盾的赤裸裸的形態上面去加以描寫。從每個作家的內心欲望方面說來，也可以將新銳作家平日視野之狹仄，觀察之不足，和小說構成上的想像力之貧弱等等；在新的工作當中改正過來。甚至于連作家在精神上受了挫折的時候，也不要把自己關閉在孤獨的世界裏；反之，如果能夠將那使自己軟化，或是使得大眾運動暫時退潮的各種社會的，個人的情況一同加以闡明，而把經驗批判的描寫出來，也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那種可以照日本社會之現狀及其去處的文學，當然不得不具有長篇的規模。

編輯室往來

自本期起，特闢此欄，掲載討論本刊內容形式一切問題的投稿。以前的「作者讀者編者」和「讀者通訊」即行廢止。

(一) 萬迪鶴先生來函

君平先生：

惠函拜讀。新小說有促狹鬼萊哥一篇，我看過覺得很好。中國也有很多的萊哥，他們都會「拉繩，疊箱」，只不過生活比書裏的萊哥悲慘，在故鄉和異地我都見過不少的萊哥，他們也會促狹，但在生活上却常常失敗。他們的一生是很具有悲劇氣息的。

新小說裏邊的創作，我也都讀過，作者都很賣力，我讀到很多很好的作品。

關於通俗小說，問題很不簡單，不過能不顧一切向這方面做，總是很好的事。

六月十四
弟萬迪鶴上

(二) 李穰先生來函

君平先生：

你所編的新小說，無論從內容和形式說來，我都覺得滿意。在一卷三期裏，曹聚仁先生的提議，我以為新小說既是要「求其通俗」，那無妨來試一試。至先生所顧慮的，長篇一次不能登完。這也實是一個問題，在現在連來幾次續的稿子，讀者是不很歡迎的。其他實地說去，則講的多是彈詞，而少評話，也是一個困難點。

不過在這點我提出一個意見：我們可以去採取說書人們所用的體裁，來寫小說，力求其通俗。而不必實地去記述。因為用說書人的體裁，而加上我們的結構，寫出來的，是要

比照直記下來的要好一點。實際上則我們去照直記錄，也必如實的刊出來，總要經過我們腦子的一番作用，也無異於照上法來寫。而且依上法寫，先生所慮的兩點困難，亦可免去。不知先生以為如何？

六·四

弟李穰上

(編者附白)

李先生的意見，確是一個辦法。從前的章回小說，多是模仿說書人口吻寫的。本刊第五期所登的，小說的將來一文，也附帶着接觸到這個問題了。

(三) 須白石先生來函

曹聚仁先生焚草之變題材選得極當景。但愚有一憾，覺得此類歷史小說如能在題前作一小而簡的綱領，將史事略一陳述，想當更有益于不熟悉歷史的大眾。(如要避免先入觀念，則可列于文後)。未知先生以為如何？亂說淺見，乞諒放肆！

六·十六
須白石上

(四) 強海鑄先生來函

編者先生大鑒：

自「新小說」創刊以來，可說我沒一期不曾看過。真的，「新小說」於我是有些「熱」了；況且素以是個「小說迷」呢？它的標題是通俗的，這就是迎合讀者心理的主體。它底一切是個社會動向的現實素寫，這就是延長進行和召喚讀者的正道。編制方面，不必更改，就如此才顯得出摩登而且短小精幹的格式。篇幅是要加多，最好要每期插些歷史題材的東西，至於嚙哩嚙嚙，七不搭八的傢伙可隨便。強海鑄上

(五) 阿艾先生來函
編輯先生：

我是愛看「新小說」的一個讀者，對於「新小說」具有莫大的興趣，這樣的通俗文藝刊物，是能感得大眾讀者的心弦，就我所知的幾個朋友，他們大都嘆息着中國文壇的高貴，文藝讀物差不多都是不能有相當的通俗。「新小說」出版後，却使他們換了一個影響，得到了一個相當的美感，這不能不說通俗化大眾化是有大多數人歡迎的。敬祝

編安

七月五日阿艾敬上

(六)金仁禮白玖先生來函

編者先生：

貴刊以新的姿態和新的內容誕生於現中國，比「小說半月刊」進步得多，很好！不過，鄙意以為還遠遠地隔着一「通俗」。希望能努力地改進！

一，版本最好改做卅二開？和「中學生」一樣地大小。
二，應設一「大眾文學講座」——用通俗的筆調，客觀的立場，雋永的手法……請各作家分位地寫關於文學的基本知識，如文學的使命，內容，讀法，作法……以填補貴刊後理論的缺點。曹聚仁先生底「新文章講話」，（刊於社會未完，該刊夭折，遂未見續作）也可請來代替。

三，「世界傑作述要」也應即設立，以推薦中外文學名作的大梗概，作者的生平藝術，思想……于大眾。當然，這不要和茅盾氏的那樣地詳。

四，「科學小品」「時事隨筆」也不妨各刊一點。

五，為調劑單調救挽枯燥起見，「本刻連環畫」「漫畫」是應馬上加設起來的。這，我以為用本國作者寫的最好。（因這易于親近大眾）

六，售價應力求其平民化，紙張改劣點無妨。

（二）（三）（四）（五）如果一一地實行起來，貴刊無疑是篇幅不夠的，那末增大起來也是可能的吧？我們期待您公開的答覆！

讀者金仁禮白玖

(編者附白)

這樣小小的一本刊物，深承各方面的擁護，時時提示意見，使其逐漸改良，編者是非常感激的。

金白兩先生所提出的幾條意見，編者都可以接受。版本，從本期起，已經改成二十三開本了。文學講座和傑作述要兩欄，編者從創刊時起，就有這樣意思，但篇幅太小，難處容納，所以至今沒有實行；以後想陸續設置起來。說起木刻畫和漫畫，那編者更有一點感慨；因為創刊之初，我們本想加幾張彩色版，用道林紙專印漫畫，木刻畫和連環圖畫的；但公司方面算來算去得虧本，只得忍痛犧牲了。但近來很想在普通版內插印些漫畫之類的東西。第五期，我們在文字中間插入了江棟良先生的兩張漫畫，以後這樣的圖畫想加多點。科學小品的稿子太缺乏；時事隨筆却不願登，為的是怕出毛病。至於售價，編者實在沒有話好講，只要銷路增多，能添加篇幅，充實內容，我自己就滿足了。

編輯後記

先要給諸位道歉：這回又脫期了。革新號都不能按期出版，真是慚愧之至。現在下了一個大的決心，要在三期以內，逐漸把出版期弄上軌道。尚希諸位原諒！

這一期雖然遲出了幾天，但原來的預定計劃總算相當達到了。本期的創作欄比任何二期都豐富。除沈從文先生的一篇，因時局關係沒有寄到外，其他都按預告刊登出來。茅盾葉聖陶兩先生

生久不發表小說，這次都為本刊特別執筆；靳以，萬籟天兩位專作的作家，也為本刊各寄一篇；都是值得感謝的。茅盾先生一篇刺畫沒有自覺的摩登女性可謂入木三分。聖陶先生的半年假借兒童的口吻將教育危機的一端深刻地表現出來。靳以先生的一人班雖是素描式的短篇，頗富於人道主義的悽

徵 稿

自本刊起，改革內容，力求通俗化，除原有之小說，隨筆，中間讀物等外，特增加以下各欄，廣求外來文稿：

- (一) 速寫 簡短的即景素描
 - (二) 通信 各地實際生活的通信
 - (三) 民話·傳說 荒唐無稽者不錄
 - (四) 民話·時調 肉麻及迎合低級趣味者不取。
 - (五) 短劇 以能在短時間內演出者為合格。
 - (六) 讀者意見對於本刊的意見或讀後感想。
- 希望海內外同文踴躍投稿！

新小說編輯室啓

金人先生的翻譯也流暢可讀。趙景深先生的老殘遊記及其二集，本定在下期發表的。因為會虛白先生的尊人孟樸先生逝世，下期內容稍有變動，所以提前在這期發表。悼會孟樸先生一文表示本刊編者對於前一時代小說作家的敬仰。

通俗文學問題，在中國還沒有引起熱烈的討論；可是日本的文壇，這問題已經鬧了一年多了。新潮七月號專出了一個特輯，我們在那裏選譯出三篇，作為我們的參考。那些議論不一定都對，其實，值討論的地方很不少，片岡武田兩氏的觀點更多不正確之處。能因此引起我們對於這問題更熱烈的討論，是編者最希望的。

愉快的情調。萬籟天先生的音調在平凡的場面中描畫出躍動的心情。鄭伯奇先生的幸運兒是有時事性的諷刺作品。

吳泮雲先生的老提摩太之死描寫戀愛和宗教的衝突。姚雪垠先生的野祭敘述由一個人的失蹤所引起的家庭悲劇。都是很好的作品。長篇犧牲把場面轉接到林靜如的身上，寫一個多感的知識女子在黑暗中的掙扎，更使讀者感到緊張。

良友文庫

新出 二種

聖處女的情感

半農雜誌二集

穆時英作

劉半農遺著

時英先生的小說，在中國文壇上是自成一格的。這裏包含八個短篇，一個中然：聖處女的感情，某夫人，玲子，墨綠衫的小姐，駱駝。尼采主義者與女人，烟，貧士日記，五月，紅色的女獵神等。其中五月一篇即為一極精彩之中篇，長二萬餘字，是南北極以後的代表作。

半農先生是中國新文學運動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他當時的社會背景，以及他的思想，在當時的社會中，是極其先進的。他的文章，不僅在當時，就是在今天，也是極其精彩的。這裏包含五篇，即十餘篇。

每册六角

每册九角

老殘遊記二集	南國之夜	夜航集	尼采自傳	火葬	藝術叢話	火線內
劉鐵雲遺著	艾蕪創作	阿英作	梵澄譯	萬迪鶴作	豐子愷作	沈起予作
五角 每册	五角 每册	六角 每册	六角 每册	六角 每册	九角 每册	六角 每册

徵稿簡則

- (一)本刊地位公開，廣徵外界投稿。
- (二)本刊除載小說外，並登短劇，隨筆，速寫，生活，通信，民話傳說，民謠時調，及中間讀物，凡賜寄合於以上性質之文稿，均甚歡迎。
- (三)來稿文字務求通俗而饒有興味。文言體及語錄體恕不領教。
- (四)來稿概須繕寫清楚，並須註明真實姓名地址。至發表時如何署名，聽投稿者自便。
- (五)編輯者對於來稿，有刪改之權。不願刪改者，須預先聲明。
- (六)投稿譯稿請附寄原本。如原本不便附寄，請註明原題目署名，並原著出版時日及地點等。
- (七)投寄之稿件揭載後，本社酌酬二元至五元之稿費。
- (八)投寄示稿揭載與否，本社不能預覆，亦概不退還。惟事前聲明並附輕件郵費者不在此例。
- (九)一稿兩投，倘被發覺，敝社恕不致酬，並得在本刊舉發。
- (十)投稿請寄上海郵箱一七二二或北四川路良友圖書印刷公司新小說社收。

民國二十四年七月十五日出版

新小說

第二卷第一期
通號第六期

七月號

每册大洋二角 外埠另加郵費

編輯者 鄭君平

印刷者 良友圖書印刷有限公司
上海北四川路 八百五十一號

發行所 良友圖書印刷有限公司

特約代理

廣州	良友公司	梧州	良友公司
重慶	良友公司	廈門	良友公司
南京	良友公司	北平	良友公司
漢口	良友公司	紐約	良友公司
香港	美美公司	新加坡	美美公司
汕頭	文明商務書局		

南北美洲及全國大書店均有代售

全年十二册	(郵費在內)
國內洋	二元二角
國外洋	三元八角
全年足算	半年不定

此查頌期因一稿審行并會派二知合予原已作審行移令本通審際審擬稿定委雜會由均本部本
附證發未此等為慎真份領員日希亟發稿送所查停交辦會知委接查續本餘會誌圖中經插份期
啓特審蒙本語要發責自取來內於通還概會工止暫理奉一會奉之送正者審審書宜送圖稿大

中國電影當面的諸問題

●編劇容易論 (編劇) 姚蘇鳳
 ●導演踐踏了中國電影 (導演) 劉吶鷗
 ●電影演技的問題 (演員) 穆時英
 ●當今電影批評檢討 (影評) 鄭君平
 ●影刊明暗錄 (刊物) 鄭君平

紅星自敘傳

站上於影藝戰線上去：金綵
 回瞻了離奇曲折的過去：黎明暉
 汗熱了血情期的望：克拉克蓋博爾
 的的途徑：克勞黛考培爾

影壇一言錄

執筆者：劉吶鷗 蔡楚生 沈西苓 穆時英 吳魯村
 姚蘇鳳 鄭君平 陳炳洪 高梨痕 陳魯思
 吳承達 凌鶴 黃嘉謨 任彭年 滕樹毅等數十人

女性與電影

「婦人」自創刊以來對讀者初次
 之最大供獻
 新穎奪目以興味本位編成之盛
 夏必備的刊物
 文字多由影壇名人撰寫銅圖片
 約百幀均極精彩

七月出版

- 新聞影片叢譚……………汪仲成
- 梅蕙絲談男人……………黃嘉德
- 中國明星豔聞錄……………亦溫
- 中外電影漫畫傑作集……………迷雲
- 美國男子多溫柔……………迷雲
- 公開了明星的錢袋……………章志毅
- 大明星初戀的告白……………迷雲
- 中國影壇見聞錄……………迷雲

（編者普通號約一倍，另售三角，全年定價不概加價）